



春冰集

章 暈 著

新 社 文 藝 叢 書

第二輯 第二集



春冰集

韋暈著

小說集

新社文艺叢書第二輯第二集

新社文艺編委會主編

一九七一年九月

新加坡



目次

84	78	75	70	54	22	16	1
■	■	■	■	■	■	■	■
集后小語	長廊	水东流隨記	黑岩石上	再見在北回归綫上	水牆	口哨	春汛

春 汛

雨，下得那么大。

海面，全是一片白濛濛，倘若不是有阵阵像雷吼那样的浪涛声，阿玉怕不以为自己永远的在迷雾中走着。

这时候，她蹲在一间用麻石结成的小小的天后庙内，这天后庙的神像，给阿玉的身体挤得不停地喘气。

因为是这海岛的雨季，这附近渔村的渔户都把渔船拖上沙滩来，用一条条粗大棕索，把船绑在椰橇上。

这样一夹，自然连那小小的天后庙的香火也冷落下来了。在有渔船出海的季节，有个老头子在离这座小庙不远的一间歪苍屋前，摊了个地方摆卖香烛，在这雨季来临时候，这个老头子也不见了。阿玉，眼眶也濛上一阵子水气，跟海面上的，由雨点下降后，就蒸发成了水气，交流上升后一样，只是一片白茫茫。

阿玉从衣袋里挪出那方小手帕，擦着眼睛，想连海面的白濛濛水气揩去一样。

只遥遥远处有一支断板浮动，她就想到，那是阿菩归来的渔船，断枝漂得近些，就戳破她的幻想，令她更痛苦。

轰……轰……隆！沙……沙沙……

也好，阿玉倒反而欢喜起这种浪涛声来了。她听到这种轰轰隆隆的浪涛声，自己的心情就不会寂寞得难过。

雨季，这样过去了。一次，又一次的雨季过去。那白濛濛的海面，又回復了过去那样的蔚蓝。海鳥，连着翼子那样沿着海面低飞，一下子把那长喙，连头也没入海面去。

啊！想起当年：

那个时候，阿玉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大孩子。她以为海鳥飞得疲倦了，掉下海里去。她一把抓了身边那阿菩的阔大的肩膀，指着那掉下海去的海鳥，似乎在可怜这小生物。

还没有把那圓圓的咀吧合攏起来，那隻海鳥又拍打了一下牠那有劲力的翅膀，向上空一衝，连影子都不見了。

阿菩回过头来，瞅了瞅阿玉的惊讶的眼，笑了起来。

这幸福的日子，过去了，有如天边的白云。

问白云，白云向何处飘去？今晚它又停在何方宿夜？

这个十五岁的小女孩，自从她那当舵手的爸爸在一次出海，永远不回到这小島来后，就得跟着比她大几岁的哥哥到这里一家鱼寮来当小工过活，她的哥哥跟着渔船出海，她就在鱼寮里等着甘梦船回来时，把一条条的甘梦鱼破开鱼肚，扔掉内臟，排入竹筐里去，放入火灶去炊熟，这是她的工作。

在一次祭海的仪式里，她認識了阿增。

那时候，阿玉跟同在鱼寮里工作的一个女伴，躲在一叢紅茄藤树后，远远地望着岸的尽头，有一簇漁人正在为一艘新下海的漁船，举行祭海的仪式。

「法狄瑪，我們跑到那兒去看呀！」

阿玉是个孩子脾气，凡事都蹦蹦着去参加的。可是她那个同伴法狄瑪就不同了。她在这附近的甘榜里長大的，她的爸爸也是个靠海吃飯的漁夫。她很懂得這一帶漁村的祭海習慣。在进行祭海时，巫師把一隻雄雞的頸子在一邊唸經时，一邊砍下去，讓雞血滴到魚網上。在那當子，只有男性才能够走近祭壇去的。

法狄瑪看阿玉這妮子吵着要擠過去看熱鬧。她瞪起那雙大得駭人的眼，把歪厚的咀唇嚙長去禁止阿玉：

「咱們女孩子不可以走近去呀！他們正在舉行嘍……」

阿玉雖然不再吵着要趕過去看他們祭海。她心里老是鼓起不快，只用迷惑的眼光，斜睨着茄藤樹下那些海潮，泛起了一堆堆黃色泡沫，看看是潮退的時候了。

阿玉心里想：他們男孩子是人，咱們女孩子也是人，他們可以參加這種祭海的儀式，幹嘛女孩子就不可以參加？

這樣昏沉沉地想着，驀地，有一羣水鳥在茄藤樹樑的另一頭，呼的，拍着翅膀驚飛起來。

「噢，阿菩，阿菩！」

法狄瑪那兩隻大眼珠，跟着那羣飛起的水鳥方向，望過去。見是一個敞露着闊板胸膛，把上衣搭在左肩上的青年人走過來。

這個小伙子是跟法狄瑪住在一個甘榜里的。平素法狄瑪跟他在一起玩，有說有笑。可是今天，他小伙子却眼神有點迷惑，沉重的脚步，把沙磧上的小沙踢起，打着伏在草叢里的海鳥。害得這些小生物，嚇嚇的飛起來。

「啊，是法狄瑪？」

經法狄瑪喊了他一聲，他的眼睛才停擱在法狄瑪和阿玉躲藏的紅茄藤樹芭頭。

阿玉似乎在什麼地方看過這小伙子似的，一時記不起。可是他那濃濃的雙眉，把眼眶壓着，使得眼眶深陷下去，像噴出火花一樣，燃燒起她的心。阿玉看到阿菩那雙眼瞪着自己，她的臉像火燒一樣，紅漲起來。

「法狄瑪，這是你的朋友？」

到那小伙子看到阿玉的臉發紅時，自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只得胡亂的說些話。

法狄瑪似乎看到阿菩的心跳盪似的，輕輕的笑着，抿着咀脣說：

「這是我常常跟你談起的那個支那姑娘。她的名字叫阿玉，很好听，跟我一同在魚寮里做工的。」

阿玉只是含着羞意的垂低着頭，瞪着阿菩那片寬敞、發亮的胸膛。

她的心，跳盪得很厉害，那天本來是個晴朗的日子，虽然是下午了，但西斜的熱帶陽光，把海水蒸發起來，非常燠熱。

她的眼前，似是迷漫着一片白濛濛，但那又不是這海岸的雨季時出現的那種水氣。她終於發覺了，那是自己的心過份跳躍，眼睫毛滴下的汗珠，把視線迷漫了。

阿玉的眼睛从那伙子的烏黑透光的胸脯，溜到腳下的紅茄藤樹的透出海面的氣根。

「……………」

她听到法狄瑪跟阿菩交談着。他們的聲浪並不很低沉，只是給海岸的緩緩漲起的潮聲混合了。到那浪潮從沙渚退回時，又把他們倆的聲浪帶到大海中去。

因為阿玉心中的跳盪，在一段長長的談話中，她只清楚地記起阿菩說過這一句話：

「我一定娶跟胡仙那样，自己有一艘漁船。」

.....

这虽然不是下雨的季节，但是太阳溜下海平线后，就一阵阵凉风从海峡的对面吹过来，振盪了紅茄藤树的叶子，絲沙、絲沙的响。

阿玉眼前的水气变得冰凉了。在海的尽头，飘来了一襲襲暗淡色調的晚霞，把海面 and 天角，都染成了一片灰暗。

阿玉那赤裸着的脚尖，有点冷意，直上升到她的心头，她听到潮汐的声浪跟海风在交襲了。一顆星，在遙远的天空出現。

她的心头振盪一下，她覺醒到自己是孤独地被遺留在这沙滩上。

紅茄藤树枝向她招手，落叶向她表示同情，海风却奏和起她的心曲。

她的心空虚起来，她的脑經也更多了迷惑。过去，对这渐渐昏暗的海岸，有着害怕的她，这一个黄昏，不知什么鼓起了她的勇气，她在迷茫的黄昏海滩上踱来踱去。

在她的半昏沉意識中，她記起过去法狄瑪向自己說过一个从爪哇来的王子，給风浪将船飄流到这兒小島来，跟一个漁夫女兒恋爱的故事。那个故事的名字叫「香水河」。

「这故事是多么陈旧啊！」

有一次，阿玉笑着对說这故事的法狄瑪說，可是到法狄瑪不再說这爱情故事时，阿玉又千方百計的拉着法狄瑪重新說下去。

「看你这个小鬼头，心里就有一个王子呀！」

法狄瑪用食指大力的向阿玉那面頰戳下去，大家笑了起来，成了两朵迎春花。

在新月緩緩的升起中，阿玉这一夜心中，似乎把那个浪漫故事主角王子的影子，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她在这一个热帶的早夜，在踏上那个人的脚印走着。

经过了那祭海的一夜后。

在这个一段是紅茄藤树芭头，一段是嶙峋岩石盤据的沙滩上，多了这一对年青人的足跡。一对是阔大的，五个脚趾像朵梅花那样印在沙磧上，一对却是纖小的，但显得很有劲力的印在泥濘中。

阿玉常常在黃昏时，站在那紅茄藤树的芭头，伸長頸子，望着海面上的点点归帆。

这是一个难忘的黃昏，那还不是东北季候风束到的时候，不过黃昏沒有暗尽，雨点就从海峡上吹过来。

阿玉在紅茄藤树下，禁不住雨点沾湿了頭髮、臉孔……她躲进那矮小的麻石建成的神庙来了。

这一夜，阿菩工作的那艘漁船泊岸得最迟。一泊了岸，舵手和几个伙伴赶着雨，把捕获的魚交到魚行去，只有阿菩这小子是走得最末的一个。他一把托着几把浸透海水的划子，一把抓着网罟，任雨点从他的脑袋上滴下，依旧用那两隻粗阔的脚印踢在混着泥濘的沙磧上。

「阿菩！」

他認得那是阿玉的声音，从那黑越越（两字黑旁）的石庙溜露过来。他也知道，过去这间麻石建成的神庙，一入夜了，便寂靜了。这是难忘的一夜。

雨还是繼續滴个不停。

海面上，天空都混成为迷糊的一片，沒有一点燭火，沒有一点星光。

只是雨声，海汐声，跟这两个年青人的心的跳动声混合在一起。

因为这海岸的雨季还没有到来。

海峡上虽从对岸吹来一阵风雨，但雨停了后，夜空又明淨过来，推出了一輪月亮。

月亮照着那給雨点洗滌过的沙礫，显得异常蒼白。连那倒在沙滩上的一对年青人的影子也蒼白起来。

一个夜梟拍着翅膀从紅茄藤树的林子里飞出。

阿玉那微微耸起的胸膛，似乎在那蒼白的沙滩上因为脚步沉重，使到胸膛像海波一样，起起落落。

阿菩的脚步，还是跟往常一样沉重，用劲地踐踏着沙磧上的鬆沙。

他没有說話，可是永远是那简单的一句话：「我一定要有胡仙那样一艘新船」印在阿菩自己和阿玉的脑海里。

阳光照射到这漁村小島的土地末时，倒給这小島帶來了寂寞。

泊在岸边的漁船都出海了。落得那些棲宿在紅茄藤林的海鳥，自由自在地在空中、海岸飞翔。

沒有人能懂得牠们唱什么歌，只是吱吱哇哇的叫鳴，唱出了牠们的喜悅。

这漁島因为没有什么大森林，太阳一露臉，就燥热得駭人。小島上因为土著民族的住民较多，几家疏疏落落的华族漁夫，也因为家里没有什么值錢的东西，省得养狗去給牠吃閒飯，倒是猫兒可不少，大的，小的，白的，黑的或是花斑的，都爱在牠们的主人出海后，聞得發慌，牠们在燥热的太阳光下，在沙滩上追逐。

一到阿菩那沉重的脚步，蹂踐着沙磧走过，牠们就分头跑散。有些溜回垂蒼盖着的家，有些还躲藏在紅茄藤树头，瞪着那对时时变化的瞳子去瞄，想看这个青年在做什么。

阿菩吹着口哨，脚步就放得轻鬆了些，不过，给他那粗大的脚趾踢动的砂礫，还使得芭边的变黃的草騷动起来。

阿玉因为漁船还没有回来，魚寮里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只躲在家里洗衣服。听到沙礫摆动草声，她没有回头向门外張望。她知道鎮上的邮差有时会下到島上来。可是，她听到那阵子高高低低的口哨声，她的心兒就跳得厉害，臉兒也泛紅了。她扔下那湿漉漉的衣服到水盆里，赶到门外去。

「阿菩，你还没有出海么？」

这一天，真令她那烏黑的眼珠子睜得更大了。阿菩这一天穿上了一件白布衫，配上一条上次閑斋节时，阿玉从城里買回送給他的新紗籠。

这倒令阿玉怔住了。她想不起今日是什么大节日，她記起哈芝拉也过去了，先知誕辰又没有到来。

不等她再開口，阿菩把手中的一包东西遞到她的跟前，笑着說：

「我正从坡底回来，帶給你爱吃的东西！」

还没有把包裹解開，阿玉就先嗅到了一阵油香，她準知道，那是一包炸香蕉。这是幸福的一天。

到阿玉把那青年送到岸边时。阿菩一隻脚跨上了那隻小舢舨，回过头去。他看到海峽那一面照过来的阳光，照得阿玉的面龐特別美丽。那面頰的給阳光照晒得有点發赤，配着那双灵活的眼珠，不停地溜动。

这一天，阿玉的灵活的眼珠，似乎多了一些什么东西蒙着。她用手背去揩擦，她看出自己的手背

漬着的是淚水。

虽然，阿菩那双密密的黑眉毛，把深陷下去的双眼压着，平日多少有点忧郁。这一天，他却故意提高了尖声，故意把咀咧开，显得非常轻鬆，舢舨离岸了，他还高声說：

「我祇委积存到一笔購買一条漁船的錢，我就馬上回來接你……」

太阳偏西了，但海岸的泡沫还噴着气。

「……阿菩，你快回來呀……我等你！」

阿玉不知怎样，也不知在这岸边站立了多少时候了。她只永远記着自己重重複複說过这一句話。阿菩那隻小舢舨连影子也不見了。

海面更加碧蓝。

她記起是到魚寮去工作的时候了，說不定法狄瑪已经到了她的家等候她。

阿菩离开了这出生的漁村，跟上了一條拖网船到很远很远的海面去捕魚。

这年青人有一个志愿：他委掙到一笔足以購置一隻小漁船的錢，然后回到島上來跟阿玉成亲，这种爱情的力量，把这年青人从灰暗的忧郁中变成了劲力。

他虽然离开那小島很远，但在白天、夜晚、晴天、雨天……永远听到阿玉那一句話：「阿菩，你快回來呀……我等你！」

在阿玉方面，从那一天起，她臉上开了花。对着什么东西，都充滿了生气。她記着在每面，阿菩在舢舨上向岸上的自己，提高嗓子說的一句話：「我只委积存到一笔購買一条漁船的錢，就馬上回來接你……」

在一段日子里，阿菩有时托在海上遇見的島上的漁人，帶回給阿玉一个平安的口仗。

在這段日子里，阿玉生活在明日的希望上。

她望着月圓、月缺，她听到海潮的漲和落。她也时常注意紅茄藤樹林那些水鳥的飛去飛來。

有一天，阿玉正在魚寮里把那些漁夫们交來的魚分排着一堆一堆的時候，听到那个胖子头家，不停地在搖頭叹气：

「这海面上近来越来越不和平了。」

一个是从城里駕囉哩來買魚的头家也沉着臉，低聲地答那胖子头家：

「不是么？听说，上个礼拜，城里一家大公司的一条拖网船出海后，就沒有回来了。」

「怎么啦？近來又没有什么暴风雨。他们拖网船里大都有无线電的设备，怎么再失事？」

「唔……是在公海上呀，大家都有藉口扣留別人的船，而且海峽上的小島嶼又不时有海盜出沒。鬼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

阿玉的心里跳動得很厉害，覺得头有一阵阵暈眩，不停地發着抖。

跟她一同工作的法狄瑪，因为那魚寮的头家用福建話跟囉哩車夫談話，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她回过頭來，望到阿玉那平时紅潤的臉，現在變得非常蒼白，兩隻手不停地發抖。她向阿玉問：

「你生病么？」

阿玉搖了搖頭，苦笑着。法狄瑪的眼睛閃出了笑意，把咀唇湊近阿玉的耳根去，輕輕地問：

「你肚子里有了孩子么？」

阿玉听她这鬼灵精的一問，自己那蒼白了的臉就泛起紅霞來，捏了那妮子的肩膀一下，笑着說：「你放屁！那有这回事？」

法狄瑪發覺了自己的錯覺，她知道阿菩到大城的拖網船去工作了几个月了，阿玉又沒有跟別的男子來往。

不過，阿玉虽然勉强的装成笑容滿面，但她的头脑感覺得充滿了烟霞，前面一片白濛濛。自从那城里的大拖網船在公海里失蹤以后，阿菩的消息就沒有人知道了。

阿玉近來，一天比一在消瘦了。双頰那两片殷紅再也看不見了。那靈活的眼珠子也不再流动，變得異常沉郁，像半死的魚眼那样停滯，只是久久的转动一下。

一天，法狄瑪到阿玉的家去看她，看到她歪着头，坐在一張椅子上，向窗外望着那高聳椰樹的白云，连进入到她的家的法狄瑪也沒有覺到。

看到过去那活潑的女孩子，現在變成这么神色迟鈍，法狄瑪却奇怪起來，向她問道：

「你是不是有那种女孩子們常見的病呀！咱们都是女人，不怕對我說呀！我媽媽就懂得用一种草药……」

不等法狄瑪說完，阿玉就撲嗤的笑起來說：

「你这鬼灵精，每一次都是自作聰明，我那東西，四个星期來一次，都是準期不過的，沒有什麼病。不過，我近來常常晚上睡得不好，却是真的！」

.....

这样，过了許久。阿玉天天望着那海面，老是看不到阿菩那艘舢舨的影子，也听不到他的消息。有一次，阿玉的哥哥阿生很早就回到家里來。那时分，下午的太阳还照着阿玉家旁边的那两株椰樹，把椰樹的影子拖在芭地上。

「媽的×，我们在海邊找飯吃也越来越困难了。阿玉，我們搬到城里去做別的工作吧！」

阿生本來是個粗獷的漁夫，現在生氣起來，從那兩個粗闊的鼻孔噴出的鼻腔毛就顯得更黑、更長。那扁闊的鼻翅一開一闔的抽動。

近來，阿生為了在小島附近的淺海区捕魚，一天比一天獲穫得少，生了很大的氣。阿玉也知道哥哥的心里不好過，不敢惹他。

做哥哥的吵着要離開这个小島到大地方去打天下，阿玉不願意跟她的哥哥跑，她等着阿菩有一天會回來找她。可是，阿生的生活近來越發難過，他再也呆不下去了。

这一天，他不知在外頭受了什麼委屈，一回到家裡就把帽子向桌面一扔，躺在板牀上，半天都透不出一口氣。

阿玉是知道哥哥的脾氣的。她只管自己去做事，不去兜惹他。

終於，阿生撇不住氣，虎的从板牀上翻起身來，把那兩隻似乎灼人的火樣眼睛瞪着阿玉一會兒，他雖是老粗，但对这个一同生活在一起十多年的妹妹总有一份感情，这份感情是冰和水那样分不開的。

阿生噓過了長氣后，对阿玉說：

「阿玉，我知道你留在这里，不想離開这个地方，是等着阿菩有一天回來……这个，我有什么反对呢？可是，我委肚子吃得飽，就得走我自己的路呀！今天，城裡有个朋友下來，談起他們那里的錫礦還委用人，趁我阿生還有氣力，我就想到那兒去混混。你一时不想離開這裡，也可以搬到法狄瑪的家去暫住，等我在城裡打好了底子，再回來接你！不过，我比你大得几岁，見識比你多些。噫，實在說起來，咱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誰保證得一個出海的人什麼時候能够回來嘍？」

「阿菩答应过我，只委积存够買一条船，他就委回來的。」

.....
阿生从木桌上抓起那件破帽子，歪戴在脑袋上，走出了这歪斜的板屋。
阿玉望着他的背影。

有多少个黄昏，都是这样的。

那纖小、但是刚劲的脚步，在那苍白的沙滩上践踏着，阿玉就这样坐在紅茄藤树林子的露出水面的气根上，睜起了那双烏溜溜的眼，向海面望过去。

她抬起头来，望着天空的淡淡的黄昏的星，又望着那渐渐暗下去的海平线。

有时，她的咀角也会淡淡地現出一絲笑紋。她想起法狄瑪跟她談过多少次的那个爪哇王子和一个漁夫女兒的浪漫故事，她記起，那是叫做「香水河」的故事。

她从来没有開口，向任何一个人问到阿菩消息的話，可有几个好心腸的老漁夫，常常在紅茄藤树芭头看到那个小姑娘那对幽怨的眼，不停地向海的远方望过去，就知道她的心坎巴望的是什么人。他们不想引起这小姑娘的悵望，经过芭头时脚步就急速了些。

但是，这些漁夫拐过了紅茄藤树林子后，似乎连人间的一些温暖也帶去了。

阿玉的心头对着那变得暗下去的海面，就漾起了阵阵轻寒。

不过，在这寂寞的海岸的沙磧，終於有一天給海潮冲得平坦后，堆起一弯一弯的波浪痕迹外，再也看不到那对纖小的孩子的脚印了。

那间靠近海岸的斜歪木屋，也一天一天的歪斜下去。有人说阿玉的哥哥，一天从城里回过島上一次，把他的妹妹接到城里去住，但没有誰亲眼見到。

又有人这么传说，有一个黄昏，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因为站在海边悵望得太久，麻木了，连潮水漲

了也覺不到。結果給一阵浪潮捲走，但也沒有人看見。

不过，慢慢来，这个小島就闹起鬼来了。有时，夜归一些的漁夫们，会看到那小丘上的麻石建立的神庙有闪闪烁烁的火光。

更有个漁夫在曉寒未退时，想赶早些出海捕魚时，经过那个紅茄藤树林，就微微听到有种嗚咽的喊声，似乎有人喊着：阿菩，阿菩！

那些想赶早出海的漁夫听到这海岸的一种嗚咽声，就一身浸在轻寒中一样。

这样，传播开来，很多人就不敢走近这个小島的紅茄藤树林子了。

因为这种寒意，这种低沉的嗚咽声音，那些迷仗的漁村的人都把事編織到那个失踪的女孩子身上来了。有些說阿玉的阴魂不散，常常在这海岸遊行。

这漁村从此就更加冷落了，有几家害怕的漁人把家搬到島上的另一边去。

但是，小丘上那座小石庙，仍旧蹲着发抖。

在另一个島嶼被押留了一段时日后，那个有着一双浓密眉毛的青年漁夫又回到这小島上来了。

那是一个春汛的日子。在阿菩的脑海中，是不会忘記的，在一个下雨的晚上，他和阿玉在那小丘上的神庙里过了一夜。

虽然，这一个黄昏的雨下得不十分大。但远远望着那小丘一角，濛着水气的麻石建的小神庙，已經衰老得快委塌下来的样子。

这个在风浪里長大的漁夫是不怕风来不怕雨的，他挺起那寬闊的胸膛，站在海岸上，任那濛濛細雨向自己的臉，向自己的胸膛襲击，他一点也不畏縮。只是看到那座小神庙的衰老态，自己的手就轻轻摸了一下，自己服帮那凹下去的双頰，長着茅草似的鬍髥。

他叹了口气，覺得只离闲这漁島不过几个年头，一切都变得异样。

他記起，刚才从那过去密密麻麻的紅茄藤树林经过时，那些坚硬、挺直的茄藤树幹都給人砍去建屋子，留下來的，只是那些歪歪曲曲的小树，还有在芭边的那间小木屋似乎是空下了許久，一边歪到椰树头来，不是靠了那两株椰幹的支撐，怕不早就塌下了。

看了这荒涼的一片，这年青、但心情异常衰老的漁夫再弯下头去，望着自己穿着的，仍旧是过去出海时那条中国蓝布縫的短袜子，只是比过去更加破裂，他不敢大大力用手去拉，怕拉脱了那一截袜子来。

他没有再望一眼什么，反正在这雨季的海岸，到处都濛上水气，一片白濛濛。

起初，他还想拐过那座小神庙，到島背法狄瑪住的甘榜去打听一下阿玉的下落。現在，他把脚步转到回头的海岸来，等趁第一艘经过的舢舨，离闲这个小島。

口 哨

丁仁虽然没有正式受洗，但也常常到圣堂去守礼拜。自然在每年圣诞的前夜，这个独身汉照例给朋友拉到家里去吃一顿圣诞晚餐。

在北方，这个平安夜的调子，跟丁仁现在看到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过去，丁仁住的地方，虽然不是安徒生描写的那样；白濛濛的雪花点缀了那圣诞老人的红外套，但从北方吹来的寒风，把温带上早放的腊梅枝梢拍打着，奏出比歌童唱出的圣歌更多一点韵味。

现在，丁仁却踏着在热带，癸晕的月色下自己的影子，绕过一簇簇椰林，绕过那一片癸暗的马来人塚地，向着一條靠着朦朧月色，反射着砂礫的微光小路行进。

走芭路，过荒坟，在丁仁看来是跟池塘里的鸭子游泳一样，不当作什么一回事。

平时嘛，那马来塚地旁边的竹藪簾下的几间高脚屋子会闪出微弱的灯光。也许这一夜，丁仁在朋友家参加过圣诞晚餐，回家的时间晚了点兒。现在，在那黑黝黝的竹藪下的屋子，只是迷迷糊糊的显出輪廓，连螢火虫的光都没有闪一下。

为了是靜夜，丁仁听出自己的脚步踏着小路的砂礫声絲絲沙沙。

他記起，自己搬到这郊外去住后，有些常走动的朋友都不到自己的家来了。原因是怕在黑夜走那段没有路灯，又经过一段马来人的塚地。丁仁自己呢，因为流浪惯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仍旧住在那郊外的一所小房子里。

这一夜，丁仁却心里漾起了一阵阵思潮。他想到或许是在晚餐时喝多了口酒，可是，他的脑海一点都不含糊，他只喝了半杯威士忌，而且是混着白梳打水的，比自己过去能喝的酒量低得多。

自己的心怎么会跳动起来？他觉得老有着什么东西跟着自己。丁仁不时回过头去，只是一片黑寂寂。他的心一跳动，脚步就显得沉重了。

到自己绕过了那片塚地边缘的竹藪后，上空的月亮，已经摆脱了热带地面的夜雾包围，月晕也减少了，变得瘦削了些，月色澄碧了点兒，照到那原野上。丁仁回过头去，只看到自己的長長的影子跟着自己的脚跟后面。

丁仁回到自己住的房子，把鑰匙很容易转开了那片板门。他跟往常一样，先把门門好了，然后开了电灯。这一次，他在門门时，却听到了汪汪的狗叫声。他那本来寧靜下来的心，又再次跳动。他把灯掣一捺，看到了一头白色的，毛茸茸的动物：那是一头小狗。

这头小狗披着一身長長的白毛，那長毛连眼睛都遮住了。牠摇了搖頭，把鬆披的長毛一摆，好容易才闪出眼光，迷惑地向丁仁凝視。

迷惑的，不止是那头小狗。丁仁也迷惑地望着牠，对这毛茸茸的小东西，丁仁想了許久，才記起在一条杂志里看到过这是一种北京狗。可是牠这一晚怎样会跟着自己回家来呢？丁仁想这小狗一定是迷了路，在黑寂寂的郊野，胡乱跟了自己回家的。

幸好，这小东西是馴良地、迷惑地凝望自己，沒有吠。丁仁是个过慣枯寂生活的人，对一株小草，一隻小鳥都有感情的。今兒看到这隻迷失路的小狗，自然伸出手去抚摸了一下。

那小东西再也不感到迷惑了。牠也贴服地，靠着丁仁的手掌，觉得到了温暖。

这只是一息间的事。沒一会，那小东西的前肢跳动一下，站起身来。歪着头，豎起一隻耳朵听一

下子，牠虎的跳到门槛边，抽搐着那个红红的小鼻子，绕着门槛跑来跑去，似乎嗅到什么东西的气息。

虽说是热带地区，这儿的晚上的夜风，也不时从海峡那一岸，绕过了山岗的竹藪，吹到了仁住的屋子来。

这一夜，丁仁就听到了夜风声之外，夹杂着低沉的口哨声音。

那迷路的小北京狗一听到这口哨声，就激动了起来，从丁仁的身边走开，搏到那片板门上。牠的前肢抓着板门，还不时回过头来，望着丁仁，似是想说什么，可又没有办法说出话来，只在嘶嘶地叫着。

丁仁也给门外的低沉口哨打动了好奇心。这沉寂的黑夜郊原，还有那个人在吹口哨哪？他跑过去了，把板门的栓子拔开了，那隻小狗就风也似的衝出门去。

在丁仁那间屋子的旁边有一丛槿花的灌木，在朦朧的月色下，花丛的影子比白天更大。小狗走到那昏瞢的花丛间就消失了。

丁仁却看到一缕白纱似的影子，忽忽地在木槿丛闪动。他又湧起人们对这荒塚原上的鬼魂传说来。这兒虽然说是在赤道边缘，但在每年的圣诞节前后，都常常下雨。热带的雨来得快，停得也快。可是经过雨后，夜晚的天气就带着寒意了，尤其在夜风吹来时。

丁仁看到朦朧的木槿花影在夜风中抖擻，他的心也有点寒冷。他记起那个小狗，也记起那飘忽的迷离的白色的飘动。

他转身回到屋子里，找出一支手电筒。

强力的手电筒的光，照着花丛里一个穿白衣的女孩子，正在拥抱着那隻北京狗的脖子，她那双

溜动的眼睛，充滿了恐怖，怕丁仁搶走了她的小狗一樣。倒是那隻小狗却跟了丁仁似乎有了感情，牠从那女孩子懷抱中掙脫，跑過了丁仁身邊，嗅了嗅，又跳回那女孩子的懷抱中去，把頭埋在她的臂膀間。那當子，瘦小的月亮似乎斗不過夜風，躲進那朵朵黑雲里去。看起來，又快要下雨了。丁仁想起了過去談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那篇小說的故事。

這一夜，又是聖誕的前夕，雖然這裡沒有丹麥那兒一樣飄着雪花，但夜雨來了，在花叢中露宿的情形，也一樣跟「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情形難過的。當丁仁知道了那個女孩子跟她的小狗因為迷了路，拐到這郊原來的情形。

「你就到我的家宿一夜吧！明天才到你妥去的地方也不遲。你看，天上的雨云……」

進到了丁仁的屋子去，在電燈的照晃下，丁仁看到那穿白衣的女孩子的身裁已經不祿矮小了，只是臉色顯得點兒憔悴。那對水漣漣的眼珠子，孕着成熟的光芒向屋子四周張望。那隻小狗永遠繞着她的小腿在打轉，那女孩子也不時彎下頭去，輕輕在牠的耳邊說着話，也似乎只吹着口哨。

丁仁讓這位女孩子到自己的床上去過一夜，自己將坐在那小客廳的籐椅上等待天亮。

那女的把眼珠瞪大起來，像煽着了火燄，把丁仁的臉和肢體都燒燬了似的，她不停地搖着头，又垂低兩眼望着脚下那隻毛茸茸的小狗。

「只妥『聖徒』在我的身邊，在什麼地方，我都可以過一夜的。我們不該睡你的牀，『聖徒』也怕陌生人的牀的……」

那小狗聽到女主人喚牠的名字，牠就把把小紅鼻子皺鬆起來，嗅着她的腳跟，她的小腿……女的吱吱地笑出聲來。那雖然憔悴臉孔顯着淺淺的梨渦，教了丁仁的心幌蕩一下，她想：這女孩其實也不祿小了。

「我们就呆在籐椅子上，不必打扰你。」

听女的这么谈话，似乎是有教养的人。丁仁自己也迷惑起来了。

他只好訕訕的回到房间里去。躺在牀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下子，他又翻起身来，望了望廳上的电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关了。他拉了自己那独有的一张薄毛布被单，放轻脚步走出房间去。

也许那女孩子走路疲倦，很快就歪在籐椅上睡着了。倒是那隻伏在她身上的小狗，听着丁仁的脚步声，就汪的叫一声，从籐椅上跳下地来。

大约天上的黑云早就过去。门缝溜进了一条暗淡的月亮，照着那小狗的那一双炯炯的眼，向着丁仁，似乎没有先前那股和善。

那女孩子也给吓醒了，挣起了身。

「我怕，夜里风大，给你送张被单盖盖，免得受凉！」

那女孩子却也坦坦地接过了丁仁手中的被单，不当作一回事的，又歪到籐椅上去。但在微茫的月色中，那小狗还像瞪着丁仁。

回到自己的牀上，丁仁那跳荡的心，似乎没法子宁静下来。他推开了寢室那个小窗，让夜风，让月亮，让虫声……都闯进来吧，免得自己那么寂寞。

是竹藪外的夜风，似乎从远处吹来了一种和平的圣謠声：

静謐夜，神圣夜，一切显示了恬静。

甫訂了婚的神圣一对，孤靜地相守着。

那鬓髮可爱的男嬰，靜謐地睡覺……

丁仁的脑海記起这是「平安夜」这首圣歌的歌詞，他記起这圣誕的前夜。

在風雪中那個賣火柴的女孩，得到聖誕老人送給她一襲紅色的外套。那女孩子得救了……

丁仁在第二天的熱帶太陽從窗外射進房子里時，那渴睡的眼睛有點熱辣辣的感覺。

他忽然記起了什麼一件事那樣，匆匆的翻起了身，走下牀來。他走出客廳去，小客廳還是跟往日一樣冷清清清的，只是在籐椅上放着一張零亂、沒有摺疊過的被單。

那個女孩子呢？那隻小狗呢？

丁仁記不起昨晚是不是發了一個夢。

丁仁跑近那板門邊去，看到板門只是虛掩着，沒有上栓。他心里淡淡地一笑，這末一個單身漢的屋子，即使不設置板門，也不怕晚上有小偷進來。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晚上。

丁仁还是在深夜中沒有入睡，豎高了一隻耳朵在听，在屋外有沒有人吹着低沉的口哨。月色，比上几夜更清澈。夜寒，比上几夜更濃重。

啊，是口哨聲，是低微的犬吠聲。

丁仁在那叢木槿花的陰影下繞踱着。

那只是远远的竹叢中的竹叶互相拍打吧了。

水 牆

这是一所「巨宅」。

在沒有說入正題之前，我得将这間所謂「巨宅」先行介紹：那間巨宅，其实是那市鎮上被废弃不用的破旧巴刹。自从市議会在市区东方建立了那間新巴刹后，巴刹里的原有摊販都搬到新巴刹里去，把这上了年紀的旧巴刹抛荒下来，一时也沒有拆掉。因为旧巴刹是用紅砖筑成的，上盖用瓦片搭成，所以一时还没有坍塌，不过，瓦片破了，下大雨时会滴漏下来。

这所废弃了的巴刹，蹲在市鎮的西头，有点像黄昏时分的一个老人，虽然是有气没力，但一时还没有完全全断了气。初时，还有三两个值勤的警察，偷偷溜进了打打盹，养养神，后来也少见了。较后，有些喝醉了椰花酒的流浪印度人，在破巴刹里。有时是几个过路的乞丐在这兒歇一天半天，反正沒有人管。不过，日子一久，那破巴刹的牆角，东边堆一堆乾糞，西边淌了一滩尿水，弄成臭气薰天。这样一来，连那些流浪的印度人都溜走了。过路的乞丐也赶到别的地方去打尖。不过，这破烂巴刹，有时还有一些东西堆积着，那就是些快妥断气的病患者，給家人舁到这地方，等那患者能够在瓦簷下断气，免得露天露地，惹人嫌弃。

所以說，这间破巴刹完全派不上用场，那是违背良心的話。但究竟在这市鎮上，垂死等着断气的

病人不是天天有的，所以这旧巴利的空下来的日子居多。

可是，最近，这间破巴利似乎又走运了。虽然說这个角落的瓦片掉下来，那个角落的横枋断了，但是在这热带地方，下雨的时候究竟不多，只委它那外表的几根红毛灰结成的直柱没有全塌下来，就有火烟从这旧巴利的后门溜到外面去。似乎告诉市镇上的人，說这所「巨宅」並沒有給人们完全抛弃。

不过，因为这间「巨宅」的周围实在肮脏，所以即使有时有火烟飘出来，人们知道那破巴利里有人居住，也不想入去看一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

一天，也应该說是一天的完結时分。

这间被废弃的巴利对着是一叢竹树，在竹树林边，有个海南人摆个咖啡摊。因为那是个三岔路口，市鎮和大城来往的人很多，所以那个咖啡摊的生意还不坏。有时，到了黄昏时，那个卖咖啡的海南人还没有收摊回家。

这个黄昏，太阳早就从对面的山岗沉下了。

咖啡摊前的长板凳上，坐了一个老顧客。他把摊前的那杯濃濃的咖啡喝完了，但仍旧沒有打祢回去。

这是个不常見的客人。那个胖胖的，長着双重腮帮肉的咖啡摊头手不停地打着呵欠，显得疲乏的样子，似乎想催这个顧客离開，好使到自己把摊子收拾，赶回家吃晚飯。

这个老客人却仍旧慢条斯理的，连屁股也沒有挪动，只是有时候咳嗽起来时，把两隻手按着自己的胸脯。这样一来，他的咳嗽声会低沉一点。

一羣烏鴉在竹叢中掠过。那阔大的黑色翅膀，把黑暗从远处帶回来，将这市鎮的黄昏，鍍上了深

度的色素。

那个不停地打着呵欠的咖啡摊头手，咧开了那笨厚、瘀黑的咀唇，似笑不笑的說：

「这些烏鴉羣每天这个时候玃过，大約是想告訴人們：这是回家吃晚飯的时候了。」

停止了咳嗽后，那个老人家苦笑了一声，把那滿佈綢紋的臉更縮得乾癟，像个风乾了的柚子一样。他低沉地，似乎只是向自己說話：

「它们也不一定会有个家！」

暮色，更濃重的，从岗巒上飄来，把整个咖啡摊蒙住。

二

虽然这个老头子常常咳嗽，咳起嗽脑袋冒出一顆顆汗珠，一臉瘀紅，有时就靠在那破旧的巴刹牆边喘气，不过，他咳嗽过了，又依旧走到咖啡摊来喝杯热咖啡。

这些，从那咖啡摊头手看来是特別的。这老傢伙跟过去的那些过路的乞丐不同。他喝了茶，吃过东西，一定付錢，他从来没有积欠过咖啡摊一角两角錢。

还有一点，这个老头子的人緣很好。在下午或是下雨天，咖啡摊的顧客稀疏时，他老就老爱从那破旧的廢巴刹走出來，到咖啡摊来喝杯咖啡。有时，他老的咳嗽毛病沒有發作，他就跟头手談談笑笑，兴緻很高。

这老人家似乎对这个市鎮的过去很熟悉。有时，他对那咖啡摊头手指着竹藪背后的山岗說：

「那山岗边过去嘛，有几间瓦屋！不过，在你到这里来摆咖啡摊时，就看不到了。」

这老人家老是爱說这市鎮的故事。有时，他又指着岗巒对的那条小河流。

「很久以前，那岗甯对着的渡头很热闹，每天早晨到日落，都有小艇从上流把果子或蔬菜运到镇上卖，就是在这渡头卖起落的。」

可是，这些对那个咖啡摊头手，一点兴味都没有。他到这市镇来摆了几年摊子，从未都没有看到过一条舢舨在那河岸停泊。因为，这条河流早就乾涸了。除了在下雨时有些兒潞水，表示它过去是曾经有过光辉的历史外，平时只是一片烂泥芭吧了。

「唉，人有过去的历史，一条河流也有过去的历史……」

說到那条河流的过去，那老人家的深邃的眼眶，更深陷下去，像把他过去的时光埋葬在那浅浅的河床里一样。

咖啡摊头手勉强抬起头，顺着那老头子枯瘦的手指问，把本末是疲乏的眼，瞪大了点去看。

那有什么看头哪？那半凋謝的，早就結不上椰子的椰树，有气没力的靠着山坳喘气，怕大风一起，就委倒下来。

老头子心里想：这咖啡摊头手从别地方来这市镇不久，怪不得他的眼光只会瞪着山坳，有点茫茫然。

不过，这老头子有点兜特性，当他指着那山坳的几株衰老椰树，向别人說故事时，他老那两颗深陷下去的眼，就紧紧闔上。

事后，有人问起他为什么委在說故事时，把眼睛闔上的原因，这老人咧开了那掉光了牙齿的咀巴抽搐起来。看慣了他老人家的举动时，知道他的心头快乐起来，是一种轻笑的表露。

「我嗎？闭上了眼睛，就看不到目前的光景，把我王老初拖回几十年前，那段幸福的时间去……」

可是，他老那双深陷下去的眼闪出的光，很快地就收斂过来。他長長的叹了口气，离开了那个咖啡摊。

那咖啡摊头手日子久了，知道这个老头子的肚子蹩着闷气，有时想向别人洩一洩。可是，他又把談到自己过去的事，常常在談了一半，就把話头拉紧，弄得听他說故事的人一头霧水，摸不着头脑。他那弓下去的背影，渐渐給灰色的夕阳掩蔽了。

天边的一羣烏鴉又聒聒的叫了起来。
一色長空，翻动了玄数云采。

三

咕咕……咕咕咕……

这海岸在雨季时，下了一连几天的雨，这小市鎮也变得癱瘓下来。

在竹藪中摆咖啡摊的头手，沒有好天气时那股劲力，到了时钟敲过了六下，才拖着懶洋洋的脚步，披上那件黑膠雨衣，繞过那间破旧的、荒廢了的巴刹，打祇到它对面的咖啡摊去生火煮開水。

他心里想：这赶狗不出门的雨季，一下起雨来就没个了期。漁夫们影子都見不到一个，割膠的也躲在家里歇水限（註一）。不过，早上还有些人到新巴刹去買肉、買菜，这个咖啡摊头手還不想放弃那些趁巴刹的人，回头趲过来，跟他交関一、两杯咖啡喝喝。

啞，啞……啞！

听过山坳边的草虫咕咕的叫声，靠近那老是跟早晨的雨水气迷成为一片的荒廢巴刹的旧牆垣，听到一阵子長長短短的蛙鼓声。

那肥胖的咖啡攤头手心中差不多笑出声来，他知道那廢巴刹大約是积滿了水，所以青蛙躲在牆角，囁囁地唱出歌来，表示出牠们的快乐。

自从旧巴刹被拋荒了后，一到了雨季，他就常常听到那些蛙声。这蛙声，这个胖子在年小时，躲在「唐山」的田塍下常常听得到。

虽然天亮了很久，可是在这个靠海边的小市鎮，尤其在竹叶婆婆的竹藪下的咖啡攤上的几片旧白鋅上盖，四週綑着油布的攤档老是給水气一重一重的包围着。胖子头手那对永远像睜不开的渴睡眼，只觉得面前是一片黑糊糊。他伸出那支肥胖的手，想到柜枱上去摸出那盒洋火，预备去生火……

喔！

他那只肥胖的手似乎触到了一些什么，教他的心冷了半截，跳起一隻脚来，喊道：

「什么啦？蛇么？」

但是他那两支笨厚的耳却听到一阵清楚的老人咳嗽声，他認得是那个居住在荒廢巴刹的老头子声音。

「老王，是你么？」

经咖啡头手一问，先沉寂了一会。其实，那老头子的胸膈只是湧起了一口痰，塞住他的喉嚨，半晌，他一连咳嗽了几声，把头弯到攤子后面的树叢，吐出了痰后，長長的吸回了一口气，回过头来，向着胖子头手苦笑：

「头手，这么风大雨大，我想你不出档了，我看你这攤档上盖的白鋅絮实，遮得风雨，我正躲了一会兒，你就来了。真打扰你……唔，我住的对面，你老就早知道啦。好天好时，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是月亮上升，月亮下降……可一下起这么沉风大雨来，就东边漏下雨水，西边吹走瓦片，连我躲

着的帆布床也差不多給水淹了……嗨！……」

这老人家虽然在这破巴刹里，像隻湿水老鼠那样給风雨赶来赶去，但他老說起話来仍旧咧開了口，望着这个咖啡头手，还說：

「我來帮你老生火吧！」

望了望这个老人家弓起来的背脊，这个卖咖啡的胖子却同情他起来。心里想：这一定是个过番几十年的孤老，沒兒沒女，到老过不得世，只有躲在这间荒巴刹里……

「不煩你，你坐坐吧！我生火慣了，一下子就会把開水煮滾。雨，下得这么大，看到巴刹里來趁早市的人就不会多，唔！」

雨，虽然仍旧下着，但淡淡的阳光，还透过对面的山坳露出一点点光綫來。这兒的雨季，常有这种景象出現。

那腐巴刹里的青蛙，也渐渐把囑声停止。

四

「王老伯，王老伯回来了！」

「王老伯……」

「……」

在这小鎮里，对这个孤老有着濃厚感情的，似乎还是那些孩子們。

每逢他老王上大城一次，回到这小市鎮后，他背后就跟着一輩年齡上大小不同的孩子。这些孩子爱听这老人家說的故事。

他告訴孩子們這裡過去是怎樣的在唐人大日子時，山坳背后那座海邊矗立着的山神廟前建築戏坊演街戏的事。

孩子們都瞪着迷惑的眼睛瞪着這掉了牙齒的老人家。有些老是把手指抓着腦袋，向他老問：

「那山神廟在什麼地方呀，我們沒有見過嗎？」

.....

「給海龙王癸一次大水，沖走了呀，蠢才！」

一個刁蠻的大孩子瞟了那癸問的小孩子一眼，把眼眉一挑，回過那說故事的老人的多綹紋的臉

末。

那老头多皺紋的臉一咧開咀笑，就抽搐起連咀腔也歪了，笑着：

「那海边的山神廟，不是海水沖走，是在日本鬼子把艦隊駛下末那一年，紅毛的军队把这石建的山神廟拆下来，怕鬼子利用这间庙宇作掩護用。」

有时，那些孩子听故事听得入迷，坐近了他老人家的身边，他老人家苦笑着，教孩子们坐得远一些：

「你们坐得远离我，我才說下去！」

真的，这老人家怕自己的咳嗽病会傳染这些孩子們，所以不給他們挤近他的身边。

唔，唔！

当那些孩子回家吃晚飯時，这老头兒望到他們那些跳跳蹦蹦的影子，他的瘦削臉就繃起了皺紋，把眼睛眯住。

「这些孩子.....这些孩子真是天真！」

他嚶嚶着，心胸一堵住了氣，就咳出聲來，那繃縮起的臉，就漲紅了，連淚水也擠出來。他用手背去揩抹、叹气……。

过后，这一个黄昏的暮色里，到处会看到他老人家那弓起来的背后，从竹藪移挪到山坳去，又从山坳溜回对着的那乾涸的河牀。

不过，他老人家从不敢拐过山坳的背，走近那海洋边岸去。他对人說：他怕海，他怕海浪会把他帶走。

其实嘛，他老人家不是怕海浪捲走他这把老骨，他是恨那海。那海浪飄着一些漆成灰黑色的艦船，把一个青年人，牵着一队年青伙子，从那海岸的渡头，被当作是南方派遣军的军补帶走。那些艦船，那些军补，給海浪冲到天之涯……永远不再回来。

那个有着一把濃黑眉毛的青年人，就是这个老人家的大兒子。他的大兒子是从「唐山」跟着他老人家一同过番的，但是那南方的海水把他，也把那些运载当地住民充当的军补的艦船冲走。

誰知道，那些艦船到了什么港口停泊下来？

从那次后，这老头兒就恨起那条海峡来了。

但是，海浪还在深夜，繞过那个山坳，也繞过那座椰林，吹到这老头兒的耳朵来，令得他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他終於搬走了，远离了这个海岸。这是很久以前的事。

五

经过一段时日，这老头兒又在这海岸的市鎮出現。

「老初，你怎会又回到这市鎮来囉！我在新加坡听陈老四說起，在日本鬼子佔領这地方时期，你

「老初，你怎会又回到这市鎮来囉！我在新加坡听陈老四說起，在日本鬼子佔領这地方时期，你

就搬到山城去做杂货生意了，他们都說你捞得风生水起呀……」

一天，这个老头兒在巴士站碰到了过去一个老乡。那个老乡發福了。这老头兒一时認不起那个肩膊阔，眼睛大的鰲黑臉的中年人是什么人，他蹲在巴剎里的大潮州摊里吃飯。

「喂，老初，老初，你認得我吗？」

那老头兒把筷子放下来，眯着眼睛向对着自己瞪着的中年汉子望着。

望了許久，才呵了一声：

「唉唉，你是阿財，你發福，我的眼睛又花了，怎会一下子認得出嘍？你近未發財嘍？你还跟船出海么？」

那个鰲黑臉的汉子把一列阔板黃牙齒露出来，笑了笑：

「我阿財生就一条牛命，不是永远是从这条船，到过那条船。几十年未都过着这种漂流的生活么？这种餓不死，吃不飽的行船生涯，怎会比得你初哥那样在山城里，做做生意就会發財这种生活？我这次是坐一个朋友的车到他的礦坊去玩，到这市鎮，他停下来去找个朋友。想不到见到你！」

老头兒把那瞇着的眼睛眯了眯，似乎想說什么。一下子，又忍着了气，苦笑一声：

「阿財，咱们很久沒見面啦，到咖啡摊去喝杯茶！」

阿財这在海上过活的人，一时沒有喝酒是不慣的。可是那个咖啡摊连一瓶虎标啤酒都沒有。那咖啡摊头手看到这个航海客一出手就扔出一張紅底（註二），他老就眯起眼，挤成两条縫那样，咧咧嘴：

「好，我替你到对面的杂货店去买吧！买什么标头的，皇帽还是匙标？」

这胖子头手知道那老头兒虽然是孤零零的住在那间废弃的巴剎里，但是他不会賴賬，又不是毛手

毛脚的人，他放心的到对面的杂货店替他们买啤酒。

.....

老头子瞪开了那两隻生着倒毛，永远是湿漉漉的眼，望着坐在自己跟前，那个黧黑脸的中年汉子。

他心里想：倘使自己的大儿子不给鬼子当军补拉去得无影无踪，他的胸膛还会比阿财这傢伙宽大。

阿财那低压着浓眉的眼睛，在这瘦小的老头子的脸膛末脱去，觉得王老初这老头儿跟过去差不了多少，只是眼尾的皱纹比过去更多。他记起那老王是个爱闹爱笑，一个调皮的傢伙，常常说起话来，引得人们一阵哄笑。

「老初，你还是跟过去那样精神！」

一谈到自己，那个老头儿的脸就沉下来。那个阿财吗却刚好相反，他记起王老初这个老番客过去的一些趣事。他在年轻时站在街上，看到野狗搏斗，也会大笑一阵的人。

「老初，你这个人过去跟什么人都合得来，做什么事都随随便便，一点都不紧张，所以活了这么大年纪，还像过去那样有精神，怕不吃到一百零么？」

听那黧黑汉子这么说，那老头子就苦笑起来：

「我不是凡事看得开，你阿财今天还能看得开么？」

「老初，你说什么？」

那黧黑的汉子把那两条浓眉毛向额角一挺，睁大那迷惑的两隻眼，瞪着那老头的瘀赤的乾瘪脸。

六

这个姓王的老头，在鬼子在这港口登岸后，有一年，把他的大兒子拉去当军补，沒有再回来过。「媽的，这个鬼地方！」

本来，他王老初第一次当番客，就在这海岸市鎮，一边又有一条内陆河流經这市鎮，流向一条海峡去，他老年青时，靠有几斤蠻力，在那河口有一条舢舨替内陆的村民将土产运到市鎮来發卖，也着实賺了几个錢，使他老在这里成了个家，安安稳稳的吃着一口安乐茶飯。可是鬼子一来，尤其是当鬼子把他的大兒子拉去当军补后，他老的樂觀精神就有点变动了，他过去爱跟朋友们在渡头聊天，爱看野狗相撲，爱看海岸的日出日落……

現在，他倒恨起这海岸来了。

到他老将那条舢舨卖掉，离开了这海岸市鎮，他王老初一家人就沒有人再見得到。

虽然，这市鎮的街道上还不时有野狗在撲鬥或是交尾，但缺少了王老初这个风趣的汉子站在路旁嘸咀、嘶叫或是拍掌了。

「老王，現在發財了啦！」

过了不久，这市鎮有一个在山城的農場工作的人，回到市鎮时，跟人偶然談起王老初那个舢舨佚的事。

「你說那一个姓王的呀！」

「你忘記了么？那个常常蹲在舢舨头跟別人大声談笑的舢舨佚王初呀！」

經那個到山城農坊去工作，歸來的人談起，這市鎮上的人都知道過去在河灘搖舢舨的王老初，現在是在山城里開店做買賣了。

「人有三衰六旺，他王老初也祇有個癸跡日子。在山城里做做生意，比在這河頭搖舢舨強得多。」大家三咀六舌的胡謔了一阵。沒有多久，這市鎮里的居民就把王老初那顆瘦削臉忘得一乾二淨。

河岸，經過冬月的渲染，開始變得渺小和游淺。

山坳邊的旧屋基，不知道是被掉下來的紅土掩閉了，還是給吉靈人放牧的牛蹄踐踏得深陷入紅色的山坳里去，總之，山坳的地區，還有些是凸出來，有些是深陷下去。

椰幹雖然還靠在崗邊，但已經衰老得兩鬢垂絲。椰樹的影子，對那些僵僵老人，在自己的大叶子阴影下經過時，發出一聲半聲冷嘆。

倒是，在荒廢巴刹前那一叢竹叢却越來越婆婆娑娑茂盛。風一吹來，竹枝跟着叶子倒在一邊，到風過後，它又伸直回那条腰子，向遊人的頭上輕輕摸娑一下，笑一聲。

.....

王老初不停地用手背去揩擦自己的那双痧眼，擠出了一滴一滴清淚。

「媽的×，人也像這竹叢一樣，老竹竿給人砍下來，當炊飯的竹筒（註三）外，還給編竹匠，編成各種竹器。可是那些竹樹頭就沒有人多看一眼了。」

那個黧黑的中年漢子，听王老初這老头子說起近來他自己的身世，這個老海員就連脖子也繃起了青筋。他把噴火似的眼睛，向咖啡攤旁邊的竹樹叢瞪着，像是要把那些竹樹頭放一把火燒光。

那個暴躁的老海員，知道了王老初雖然在山城做生意，發了点財，除了那個大兒子失蹤了不祇

外，还把两个兒子养大。老二的成了家，养了孙子。那个小兒子也上洋学堂，毕业了以后，当了学堂的教師，不久也結了婚。誰見到他王老初，不讚他好福气？

可是，自从他那个老伴兒故世后，他老王不久就染上了这个咳症。吃过几帖水药，都不見好。后来，他的帮他看店的兒子老二把他送到政府医院去照什么鏡，经过大医生三番五次的檢驗，証明了他老染的是肺癆病，委他長期休养才能够医得好。

起初，他王老初听了医生这么說，还大大得意的笑着，对人說：

「我老王今年六十多岁了，就祇两脚蹬直，也不祇是短命，更何况这种肺癆症，是种富貴病，我怕什么嘍？」

后来，他为了照医生吩咐，在医院里休养。他把杂货店过名給兒子去管，好使自己清閒自在。

到他老人家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养得肥白了些，欢欢喜喜割牌回到家里去，首先看到的，是他那二媳妇的灰黑的臉，把两支眼瞪大望着他：

「你怎么又出医院了呀？阿青的爸求过大医生，委他们准你住下去……」

不等他的媳妇說完，他老人家的臉色也沉下来说道：

「就是医生楼的大财副吩咐我出院呀！他說我这种是慢性病，說不定拖上十年八年，医生楼的病床又少……」

七

天还没有大亮，睡在厨房走道帆布牀上的王老初，一吸到了山城早晨的潮溼空气，气管就咳嗽起来。他那瘦削的臉，经过胸部剧烈的抽动，泛青泛紫。他只好曲着背脊，把头埋在枕头上喘气。

东方的微明，透过那山边的一列列膠树林，帶來了甘榜回教堂那祭司的早晨誦經声。

「你睡了一夜還沒够！晒死了么？你像你老子那样害了鬼病的话，我好把你送到老君厝（註四）去，省得弄脏了我的地方！」

那老头兒喘咳过一阵后，長長的叹了口气。他知道媳妇对自己出院回到家里，心里覺得不快，时借故罵她的丈夫。

王老初虽然心里不好过，可是自己回心一想，自己这间杂货店既然过名給他兒子夫妇去管，自己这次出院回来，只有躲在家里吃閒飯。

这老头兒有时睡不着时，想起自己在老伴兒过世时，跟她一道兒跑，省得現時委看兒媳的面吃这口冷茶飯。

这是命呀，有什么好說？他王老初究竟是个乐天知命的老人，自己嗟怨过后，日子一久，也渐渐不把这种不好过放在心头。

一天，黃昏。

那老头兒的媳妇有事回到外家去。他的兒子在店面招呼客人買东西，他的小孙子阿青放学回家，这个孩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爷爷，爷爷，你在那里呀！」

王老初这个小孙子过去是常常跟着这爷爷上茶館，有空閒时又吵着爷爷講故事給他听的。自从爷爷生病入了「老君厝」出来后，孩子的媽媽就禁止他再跟爷爷在一起。

「为什么，你不給我跟爷爷？爷爷很爱我呀？」

起初，那女的还小声細气的向孩子解釋：那老傢伙害的什么是医不好的，又会将这种传过别人，

所以不給他再跟那老头子在一起。

可是，这孩子跟他爷爷相处久了，那份感情分不开。

这孩子常常觑个机会，当媽媽不在时，他就跑到爷爷旁边跟他玩，爷爷讲故事給他听。这事情，后来給孩子的媽媽知道了，把他揍了一頓。

这天，这孩子在后院里找到了王老初在养小鸡，阿青拉着他那对枯瘦的手，蹑着脚說：

「媽媽到外婆家去，爷爷，今天，你不妥騙我，把那个『呆女婿』的故事說完呀！」

「那个呆女婿在丈人家吃过晚飯，就陪着妻子回家睡覺了，入夜了，还有什么故事好說哪？……哈哈……」

那孩子蹑着脚說：

「爷爷騙人，这个故事是自己編出来的！」

这两个爷爷和小孙子正在后院里闹着玩的时候，忽然店门外，似乎响了一阵銅鑼声：

「阿青，阿青！」

孩子認得那是媽媽的沙嘎声。他的臉色泛青，身子哆嗦起来，赶快把身子从后门掩出去。

那老头兒的臉色也陪着屋外的暮色那样，沉郁下来。他撮起了那瘀黑的咀唇，可是因为门齿崩断了，叫不出声音，但还是作着叫小鸡的状态：

「咯！咯！咯咯……」

八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

「德發」菜貨店的頭家嫂，吃過了夜飯，就打扮起來。她從後窗伸出那條長長的脖子，跟一個隔鄰少女答話：

「小鳳，婆去看戲嘛？聽說星河戲院今晚放映的畫片不壞呀。」

「這套『三笑』，上兩個月過年時，就在大城里看到了。不過，我總相攸，旧的那一齣比較好！」
這個眼睛的眼白部分永遠比黑的多的德發菜貨店的頭家嫂把咀唇用牙齒去一咬，裝成一個不久以前在這山城一間戲院登台的台灣明星，咧開了咀笑。

那個叫小鳳的女裁縫把双肩高聳一下，把咀椅兒彎在一邊說：

「大家都這麼說，我又沒有時間去看！，陳芬的女兒月底婆出嫁了，我們趕工替她縫新娘衫。」
這個菜貨店的頭家嫂拍的一聲，把木窗門上，回頭望了望那個照身鏡，蒙上了一些暮色。她正穿着鞋子，打赤到大都戲院趕早場，可是，忽然間，那個心跳一跳，她才發覺自己的孩子不接近自己身邊。

「阿青，婆有看戲，快点兒換衣服呀！遲了，一開映，我就不等你了。今天觀眾一定拥挤，星期六呀！」

過去，她看戲或是到什麼地方去，是不帶阿青這孩子上街的，一定限他閑在家里做功課。現在，就不同了，她怕孩子瞞自己不在家，就跟那老傢伙在一起。

這一夜，王老的兒子看到自己的女人到戲院去看戲，他的繃得緊緊的臉色，比較寬鬆了些。

晚上八點鐘，那個菜貨店頭家吩咐打菜的早點兒上了店門。王老初看了這情形，心里有點兒奇怪，又不好開口問自己的兒子。

王老初的兒子結好了外柜，把現款放到鉄甲万里，回頭到冲涼房去冲涼。

「爸，趁阿玲去看戏，有些話，我想跟你去談談！到胡仙的咖啡店去，比較清靜，好說話。」王老头知道阿德这个孩子一向懦弱，看到自己的老婆对这老人家的臉色不好，心里不好过，又不敢向自己的老婆多說一句半句，怕她一兜起来，连自己的頭髮都抓脫。

这个老头兒究竟是疼自己的骨肉，不想令自己的兒子难做人，常常吃过了飯后，不敢多呆在店里，老是要到街头去游游蕩蕩，到关了店才回去，倒头便睡。

他老人家又越来越小心眼兒，跟年青时那种爽爽朗朗的性格完全两样了。有时，遇到自己的喉嚨的痰塞着，咳嗽起来，他就赶快躲到后院去咳一阵，免得給他的媳妇听到咳嗽声，咒天咒地。

这一晚，他看到兒子想跟自己說些私己話，趁那个女人不在。

王老初心眼兒一乐，面容給电灯的光照着，一片黃光，他老自己覺得年青了許多。

九

胡仙这家印度回教徒開的咖啡店，白天的顧客不多，一到晚上，就有很多印度人到來吃晚飯。王老初两父子，貪这地方华人客不多，在咖啡店的一个角落，背着灯光坐了下来，低声地談着。「你到弟弟的家里去过了，今天？」

老二，这个老头的第二个兒子的臉相，跟老初是一模一样，只是沒有生着砂眼病，却多了一层阴郁的眼色。他把額头皺起来：虽然他俩是父子輩，但驟然间，別人会把他俩人当作是一对兄弟。

这个兒子，故意找着这咖啡店的角落座位，自己把背脊向着馬路，免得跟朋友打招呼。

他那双忧郁的眼，这一晚給灯光照得特別明亮，像發出兩道光芒，燒灼着他老子的滿是皺紋的臉和心。

本來，那老头兒初意以為趁媳婦去了戲院看戲，他倆父子可以談些私己話，想不到，老二一提出的，就是他的小兒子的问题。

他老的心忽然跳動起來，把眉心緊緊的綑蹙起來。

他們坐近的角落座位，靠近印度人的廚房，一陣陣子油煙噴逐出來，把老初的喉嚨刺激得痒兮兮，他老再也堵不住了，漾起一陣強烈的嗆咳。

他老一嗆咳起來，就得把額頭靠着桌子邊緣，喘了半天氣。

一會兒，他老吸過了口長氣後，抬起頭來。老二看到老初的臉色青得怕人，眼眶也咳出了清淚。這個當兒子的知道老子有這種砂眼的毛病，常常在睫毛下擠出水份的。不過，他沒有看得到他老子那顆創痛的心。這一晚，他的淚水是由那創痛的心擠出來的。

老二等他老人家喘過了大氣後，吩咐那個印度孩子多拿一杯開水，滲到老头兒的咖啡杯里，可使他喝下去，把那喉嚨的痰沖回肚子里去。

那老头兒的臉色青得怕人。他那對水漣漣的眼，老是望着牆邊的那管霓虹燈，不敢把頭垂下去，怕淚珠會掉到咖啡杯里。

他記得這天中午，他到小兒子家里去的事。

因為他的小兒子阿弟是擔任這里不遠處的一間學校的校長職位，每天到下午兩三點才能夠回到家去。

他的小媳婦嘛，看到老初那副泛青的皺紋臉，不等他老開口，就先用話堵住了老初的說話：

「你又趕到這里來做什麼呢？天氣那麼熱，你擠在巴士里半個鐘頭，連好人也受不住呀！」

那老头兒苦笑一下，咧開了那掉完了牙齒的咀巴，含含糊糊的說出聲：

「我出了老君厝这么久，一直没有见到你们，想趁今天好天好时来看看你们。」

那个小媳妇没有答话，只有用眼角微微歪一下。老头儿看在眼里，心头就跳得厉害。他知道，他们年青人就怕自己害的这种肺病，是会过给别人。

「苏妹，中午多煮一个人的饭，校长的爸爸在这里吃过午饭才回去，等淘米后，到街上买点烧肉吧！」

王老初这老头儿听到小媳妇闷照在厨房里的女佣人，心里就闹解了许多，面色也红润了些。他心里想，这个小儿媳年纪轻，虽然怕自己害的病会传染，但总比老二的媳妇厚道些，没有老二的媳妇那样整天指桑骂槐，想把自己赶走。想到这里，他老闹心了些，连咳嗽也忘记了。

十

呆在印度人的咖啡店里很久，那些到末吃晚饭的印度人逐渐疏落下来。老二紧紧皱起眉心，频频地望着墙上的掛钟，那支长针一顿一顿地走着。

他心里想，戏院快完场了。自己的女人一回到家里，看到自己不在店，就会光起火来，倒不是好玩。可是自己的爸爸一说到白天到过弟弟家里去过，就不继续说下去，害得他心痒痒。他只好加紧口气问：

「你有向弟弟说过么？老君说你的身体，要长期修养方行。我店里出入人多，空气污浊，不及得他们住的皇家屋，空气好……」

不等他老二那一连串的话说完，王老初就叹了口气，有气没力的说：

「这个，我也跟弟弟谈起过。」

一說到这里，他老人家心里就很难过。下午，他見到小兒子，一開口說到想搬到他的家去休養一個時期，他那當校長的小兒子只把臉沉下來，沒有出聲。那個小媳婦就再也忍耐不住，開口像一串花炮那樣辟辟拍拍地燒着，冷笑一聲，說：

「老二他們，家產就會妥，老人病了，他們就不去照顧。天下有这样便宜的事么？」

那女的气呼呼的罵着。倒是老头兒的小兒子摆出一副苦相，对老头兒說：

「我不是跟老二爭家產。不过，我们現時住的皇家屋，怎么可以給傳染病人住呢？」

听小兒子这么解釋，老初的心就涼了許多，倒同情起自己的小兒子來。所以，這一晚，老二問起他白天到小兒子家的結果，他老人家含含糊糊，不敢直說出來。但老二的心很急，他只好替小兒子遮遮掩掩的說：

「我也想過了，弟弟他們住的是皇家屋，我是个病人，到那里去住也实在不方便……」

老头子这么說了，做兒子的心像掉了下來，臉色更不好看了。他还怕自己的女人回來，自己怎么去应付她好。

「爸，不是我老二忍心，不想服侍你老人家過世。可是，阿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唔，枉你老人家過去那樣去疼她。弟弟也實在太沒良心，到他家去住住也不行！」

唉……

廚房里那個印度廚子不知道在油鍋里放下什么东西，一阵阵强烈的油烟从里面衝出來，弄得老二不停地打着噴嚏。那個老头兒自然就加緊噲咳了。

他老人家伏在桌子上喘气，他偷偷用手帕去揩那快掉下來的淚水。

過了不久，這個老头兒就被當作廢物一樣。有一个晚上，他老人家，連同一張破布牀，几件衣

服，被一辆车载到这靡巴刹来。

十一

这一段段往事，从那老头儿口中说出后，他老的心倒好过起来，跟天上的黑云，给海风吹走了一样。

他老人家的脸色没有先前那股泛青泛瘀。他老的牙齿虽然全掉了，但咧开咀来轻笑一下，多少留着年轻时，他王老初那种凡事看得开的，爱闹爱笑的天性。

反过来，对他面坐着的那个老海员，他一生起气来，脸色就更加黧黑了些。他那本来张开的阔大鼻翅，一闹一阖，喷出鼻腔内的茸毛来。

「媽的，这还成什么世界？养兒防老，积穀防飢……」

这个阔胸膛的黑臉汉，把拳头用劲的捶着桌子。那个受惯了苦难的老头儿似乎是局外人一样，只微微叹息一声，說道：

「阿財，你也走过这地球的几条洋海了，他们年青伙子还会把养兒防老，积穀防飢的想头記在心么？」

这个老海员有个习惯，遇到妄想什么事情，就歪把眼睛闔上一会儿。

到他再把那两条濃眉毛向上一瞪，那两片咀唇咧开，但没有噓出笑声。

那时分，虽然咖啡摊上没有别的客人，但那个老海员还把自己的粗大胴体凑近那老头的身边去，放低了声音在他的耳边嘟囔了一会儿。

那老头兒沒有闹声，只瞪大了那一对肉砂眼，迷惑地瞪着那个老海员的黧黑的阔板臉。

仍旧沒有開聲，只是把乾癟的咀脣微微抽動一下。

.....

那個矮胖的咖啡攤頭手，已經一手拿着一包燒鴨，一手捧着一瓶烏狗蜜酒回來了。這胖子又替他們倆挪了兩個玻璃杯出來。

「頭手，你也來一杯吧！酒不夠，再去買嘛！」

那個老海員就有一副豪放性格，看到什麼生面人，一把抓住吃酒的。

咖啡攤頭手連忙搖晃着那兩隻肥胖的手，眯着眼，笑起來說：

「不行呀，我阿生喝了咖啡烏就會醉的，怎么敢碰一碰酒杯嘍？」大家都笑了。笑聲把竹林外的殘陽都掩蓋住。

「阿財，阿財，你在那兒呀？」

當他倆個老朋友吃着蜜酒時，那竹林背后的巴士站传来了几声。

「我的朋友回來找我了，這一晚，我們得赶到他的鑛坊去过夜！」那個老海員走了。

老头兒瞪着他那笨厚的背影，心里泛起了一種黯然。

十二

這是那個老海員跟王老初在這竹叢下的咖啡攤談過話不久發生的事。

一天，那間廢巴刹又空了下來。

那個老头兒几天沒有在市場上露面，有人想他是害了重病，起不得床。又有人思疑他是在那間廢巴

刹里过了世，沒有人知道。因为过去几年间，就有几个病重的人給昇到这间巴刹来，等他喘了气后，由馬打厝（註五）的黑车把死者的尸体车走了事。

可是，几天来，都沒有人嗅到什么臭味从那破厝流露出来，那些爱吸死屍液体的大蒼蝇也沒有在那破巴刹的周围繞着嗡嗡地飛。

終於，一天，有一大心眼的楞小子，鑽进去看了一回，回来告訴市鎮上的人，說：

「里面，什么都沒有留下，只有一張破帆布床。空蕩蕩的，灶头还有个銹鏽，里面那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發出了紅紅綠綠的霉，呸！……」

那楞小子不停在地下吐着唾沫，引起了大家發笑。

可是，过了几天。

有人發現了王老头，在那条早就乾涸了的河床的上流，有一间过去是屬於一个小园主的高脚屋子。上两年，河流的上头發了一次山洪，把这河口地区的低窪地方淹沒了几天，还冲走了几个人。事后，那屋子的主人把屋子空下来，搬到別的地方去。

现在，王老初这老头兒佔有了这间空屋子了。是不是王老初向那空房子的主人租出的，沒有誰知道。

不过，有一点，附近河岸的几个捉魚的馬來人看到。真的，他們親自看到，有一天，有个黧黑的中年汉子用一辆汽车把这老头兒送來。

有几个好事的漁人的妻子还偷偷的躲在門角去窺。据馬勿的妻子对邻家說：她看到那个老头子捧着一个沉重的鉄箱子，走起路來，把肩膀歪在一边，显出那鉄箱子里面有很重的东西。

从此后，隔了一段时日，那老头兒又在竹树叢的咖啡摊出現了。

那胖子头手偷瞟了这老傢伙一眼：覺得他比初时的气色紅潤得多，连那对砂眼也少滴下眼水。自然喽，他老穿的衣服仍旧是綳起来，沒有人跟他去覈。不过，比以前清潔得多了。

咖啡攤头手听人家傳說他老人家很多話。有人說過去在巴士站碰到王老初的那个黑汉子，是王老初过番时的結义兄弟，后来跟海船出海当了个海員。几十年沒有見到这个把兄的面了，这一次回来，看到把兄淪落到这田地，所以給了他一箱子洋錢，又替他租了人家搬走的空房子，給他老好享享下半世的清福。

一点不錯，有个叫阿玉的女割工，一天清晨到园坵去割膠，经过河岸上他老住的屋子时，透过那窗戶，看到他老人家点起土油灯，开了那个鉄箱子，搬出那些鈔票和白銀来。阿玉說起来，还形容起他老人家赤白銀时那种叮叮噹噹的响声。他老人家有时出门，也把板门用一把大鎖搭着，教人想起这屋子里还有值錢的东西。

这样，一传闲来，在山城里闲茶貨店的那老头的第二房媳妇的心就动了动，她記起自己的家翁过去談到有这么一个当了海員几十年，还没有回来过的把弟。

她有时也叫那个打条的孩子，在年节时，用一个飯格装些鸡肉等东西給他老人家吃。

王老初把东西吃下肚子里去，有时就从心中笑了起来。

现在，那咖啡攤头手看到他老的一臉笑容，就再也忍不住了，向他问起那个老海員的事来了。老王，却也十分狡猾，他只有笑了笑說：

「人有三衰六旺呀！」

此后，他老就再也不說什么了。

这海岸遇着雨季时，一连下个把月雨，是平常的事。不过，像今年那样，上流的河水冲下来得很急，而且带来一股黄濁，却很罕見。

过去，这条長河，经过奔流了两三百哩長途的小浪，到了出海处，水势已经变成緩慢了。况且，往日，那河流和大海的接口处，水位还很深，所以到了雨季，即使上流發了山洪，下流水还很快順利的流入洋海。

可是，近年来就不同了，这条長河的上流两岸的森林，給人斫下了大树，两岸的山坳就常常跟着豪雨，冲积到河流里去。这条長河，一天比一天的淤浅了。

那些上了年紀的人記得这么一段故事：

两年前的雨季，本来不十分長久，雨势也沒一九二六年时那么大，但这長河的下流就發过一次大水。这接近出海处的河岸甘榜，被大水淹沒了五、六呎高，居民就得抛弃了家园，向较高的山区逃命。

現在，王老初住的那间弃屋就是一个小园主的。他老在那次水中吃了一次虧，把一个小女孩冲走了。所以，他把家搬走，连这建在河边的高脚屋也抛弃了。

今年的雨季來了。

每天，就算沒有下雨，北方的天角下，都压了下末，一片黑沉沉，教人喘不过气。

那浅淤的河牀，一天比一天冲积滿了上流冲下末的黄濁的河水，虽然不十分急，但杂着上头冲下末的枯树枝或木板片，在低流处打着旋转。

那些有年紀的居民，抬頭望了望东北方的黑云和冷氣，都打心頭寒慄起來。

「這一次雨季，會比去年的大啦！」

不知誰這麼嘆一口氣，但給無數怨恨的眼瞟過來，這個人趕快把話頭吞回肚子里去。

誰不怕發大水？

但是，這市鎮的天氣，一直沒有開朗過。陰沉，气压低得使人喘不過氣。

這河口一帶，每天下一陣子雨，但都不十分大。可是河牀上的水却一天比一天漲，也一天比一天急。

有時，黃濁的河流不止沖下了枯枝、木板……更沖下了一些浮腫的動物的屍體……給漩渦捲下去。

王老初嘛，有時還打着破雨傘到那竹叢下的咖啡攤喝杯咖啡烏。

一天，還沒有到黃昏，那個肥胖的咖啡攤頭手就七手八腳的，把攤子收拾好，預備回家。看到那老头子打着雨傘到來，他老先噓了口氣，好心腸地瞟了王老初一眼：

「看來勢，上頭的雨勢很大。你看，河面的水一天比一天漲了。我看，你老人家住的屋子是靠近河邊……唔……」

老头兒不說什麼，只是苦笑了一下。

四隻眼睛，都向着东北方的天角望一望。

拐過了山拗的椰樹的樹梢都給雨云蓋住了。那個胖子的心沉了不來，像壓下一塊大石。

老头兒那滿繃皺紋的瘦削臉，雖然依旧浮上苦笑，但那枝握着破雨傘的枯瘦手腕，顯然發起抖來。雨，迷濛地掉了下來。

他老人家那麻木了的兩條腿在泥濘上緩緩地移動。
他不知道自己應該朝向那一方面跑。四周是一片白濛濛的水氣。
只是上流沖下的河流的聲音更咆哮了。

十四

現在，不止高聳的椰樹梢頭或是山巒高處幕着沉重的黑霾，整個市鎮、山坳、竹藪、椰梢……都給雨點或雨條包圍着；因為天黑了，那雨水的光亮晶瑩地閃動。

「塌屋啦！胡申的歪荳厝給水沖走啦！」
在雨點的迷濛中，有人這麼喊着。

河牀給上流沖下來的山洪，呼呼轰轰地滾動着。在雨的閃光和夜的黑點扭在一起，只成了一片灰色，連對面是什麼東西也認不清。

不過，在山洪的滾動聲中，也偶然有着划子的槳拍着水流的声音。

這一帶河岸附近的漁人，大都有着自己的舢舨。在前年發大水的那一次，漁夫哈山就用自己的舢舨船到低窪的地方去救人。

大約，這一次，漁村里的有舢舨的人都在這黑夜中出動了自己的舢舨，到各處去救人了。

雨水，不停的落下，上流沖下來的山洪更咆哮得怕人了。在混亂的聲音中，有人操着馬來話喊着：「那河岸的屋子裡有燈光呀，一定有人在裡面呀！」

雨勢更急了，山洪沖下來，連那熟練水性的馬來漁人也不能好好的划着槳。

舢舨像几片浮叶那样，在有水漩的地方打圈子。

「屋子里的人把门闹出呀，迟一会，你就没办法把门张开了。四方来的水势那么急，像一堵堵的牆……」

可是，透过了板缝，那间在河岸上的高脚屋子透出微弱的灯光，飘飘摇摇，但那木门老是没有打开。

四方湧过来的水势更强烈的拍打着那间木屋子，这间高脚木屋除了本身的四壁板壁外，又多了一股强力的水墙，一重一重的包围着。

終於，那些在这木屋旁繞着的舢舨夫，喊了几声，老是沒有人应。

河的上流水势又急激的冲下。这些漁夫虽然熟水性，也怕自己的舢舨太小，抵挡不住水漩的吸力，終於順着水势，漂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木屋里，还飘着土油灯的火焰。

雨，还是不停地降下来，不过，雨势逐渐变得微弱。可是河流冲过来的山洪却配着黑夜的风声，发出更大的嚷叫。

呵嘍，呵嘍……

十五

这热带地区的雨季，就是末时挟着一股强力，急激的到来，走的时候又急激的走了。

到山洪消退到海洋去时，这河岸上的村民看到了第一片阳光。

因为这一次上流的山洪冲下来得急，退走得也快，而且，市鎮和附近的漁村居民，过去几年来有

着堯山洪的經驗，事先都向高地撤退，所以沒有人命損失。

可是，河岸上那間高脚木屋子雖然還是顛巍巍的呆在泥濘上，但那片木門再也沒有打開過。在黑夜時，也沒有人再看見那間房子露出一絲燈光。

終於由皇家派來的救護人員將那屋子的板門打開。

屋子裡沒有什麼大的混亂，因為那間被拋荒的木屋子的傢俬早就給小園主帶走了。屋子裡只有一張板床。

板床上躺着一個穿着洗過水，白布衣服的老頭兒，早就斷了气了。

那屍體旁邊有張破桌子，桌子上有盞土油燈，那油燈的油乾了，並不是給水浸熄的，只是油盡燈枯。

老頭兒是死了，但不是給大水浸死。因為這次大水只是淹沒了那高脚樓的樓板兩尺多，照水漬看起來，河水只淹到那老頭子的背部，就漸漸下降了。

「大約是這老頭兒給水一沖過來，昏了過去，經過幾天沒有東西吃，這樣餓死了，倒是成份多。不過，也許是病死……」

這個老頭，就是那個王老初。他的屍體被黑箱車到縣政府的「老君厝」去解剖了。

王老初的被淹死的傳說，很快便傳到山城去。那個開菜貨店的老二忽然記起什麼似的，他老趕着包了一輛車到那河岸的高脚屋子來。

高脚屋子外面雖然還有疏疏落落的幾個看熱鬧的人，攢動着腦袋。不過，顯然，好戲已經過去了。

倒是，那個很難見上一次面的弟弟，那個當校長的王老初的小兒子的金絲眼鏡在閃動着，似乎正

在跟一个穿着制服的警長說着什麼机密的事。他用的是紅毛話，大家听不懂。老二心里一急，三步作成两步，跳到那搖搖晃晃的高脚屋子去，先就喊出声来：

「那个，那个鉄箱子，万不能独自个兒闹动呀！」

那个警官，那个当校長的弟弟，和其他几个人給背后的声音一喝，大家回过头来，看出是老二。自然，那个放在板床下的鉄箱子沒有被水冲走，仍舊蹲在那兒，抬起冷眼望着这几个心焦的人。鉄箱子经过几天的水淹，水退走后，箱子的四周漬滿了泥漬。

倒是，那个警長見過世面，有点法律常識。他吩咐一个警員把鉄箱挪起，帶回警察署去。那个警員豎高了一支肩膊，拿起那个箱子。

老二和弟弟的四隻眼都發出了光芒，跟着这个鉄箱子移动，他们都怕那个警員会把箱子私自拿走似的。

到了警察署。

那个警長还很慎重的，請了警察署長和那个唐人大財副出来监督，由一个警員用斧头破开了那个异常沉重的鉄箱子。因为鉄箱子外面加上三把意大利造的洋鎖，一时找不到鎖匙去开，說不定是那个死者把鎖匙帶到太平间去。

「……………」

「……………元！」

箱子給破开了，老二和弟弟的眼睛都大大的瞪着，沒有誰噓出一声。箱子里只是一堆石头和几張早就过了期的福利彩票。

一阵笑声，弟弟吓了一声，回头过来。老二早就从人們背后溜走了。

註一：下雨不能幹割膠工作。

註二：十元鈔票的俗語。

註三：馬來人風俗，將糯米放在竹筒內燒熟。

註四：醫院。

註五：警察局。



再見在北回歸線上

「參仔，今晚得提起精神來呀，你在『八仙過海』這齣戲里扮演呂洞賓，是個吃重的角色呀！」王參是個中年人，一聽到那時跟着自己那死鬼爸爸是老朋友的打鼓元喊出自己在孩子時，給人喊慣的參仔時，王參那凹下去的雙頰就灼熱起來。不過，王參回心一想，這一次從內地跟了一條貨船出來，沒有再回去，就全靠打鼓元這個老世叔，帶自己到這些遊艇來，穿起那些從旧衣店買回來的舞台伶工穿的旧戏裝，給那些紅毛或是黑毛的日本鬼子遊客拍些紀念照片，也混得口飯吃，一時也不打祇回到內地去。

「噓，你真是傻瓜！他們鬼子懂個屁戏文，只妄你那個口會一開一合，就祇是過關了。」

初時，打鼓元把王參這個內地來客帶回自己的海濱木屋去時，教他怎樣去跟自己到那些旅遊中心地，去扮演一些古人的故事，給那些遊客看看，增加他們對這個小島的趣味。為了他們是外國遊客，在沒有踏上這個小島的陆地以前，脑子里就充滿了神秘感，認為這個海島，就是那個大陸國家的縮影。這些粉墨登场的伶工，就是中國的几千年來的历史和文化的精華再現。

「我打孩子起，就沒有唱过戏。我的声綫又沉又嘶，怎麼能够登台唱廣東戏呀？」王參苦笑着，脹紅了臉，不停地搖着头，把那瞇着的沉郁的眼，瞪着打鼓元：

「我來了這島上，差不多半个多月了，一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再过几天，还找不到工作的話，我想只好跟他们回头船走了。」

打鼓元撲嗤的笑了起來，那個早就掉光了牙齒，留着一個黑越越（兩字从黑）的洞口底咀巴一張開，噴出了一把唾沫星子，差不多射到王參的臉上。他老人家，還从袋子里，摸出了那條脏得有点像抹布的手帕，不停地揩抹眼睛。他老的砂眼老毛病，几十年來都這樣，一笑了起來，就不停擠出清淚。王參倒木然了，有点迷惑的，坐在一隻歪了一條腿的破籐椅上。一個陰影似的，乾癟的女人，閃了進來，站在打鼓元的身邊，王參也不覺得。

打鼓元笑過了后，長長的噓了口氣。一下子，他老的滿佈皺紋的臉，又严肃起來，望了身邊那女的一眼。微微把那擠出過淚水的眼皮合了一会，說：

「別的不說，你就看我們这一班的首席花旦——」

「呀，阿元叔老是这么嘲笑人。」

听这么的一声尖銳的女腔，王參的毛管就倒豎起來，他抬頭去望了望。那個一個一臉蒼白得有点近乎死人膚色的狹長臉；暗淡沒有血色的咀唇，包不住那兩顆，突出來的黃溜溜的門牙。

这个中年女人向着这个迷惑的眼光，向自己瞪望的末客微微笑了笑，就回过头去向着打鼓元：

「元叔，这位先生就是你說过的王先生么？他來了，跟我们一伙，也实在給我們撐撐门面。自从阿宗害了病，躺在牀上不能起床，我们这一伙就没有一个人能扮演一个吃重的角色了。像前天晚上，有一班日本遊客，一定点我们上演的那齣『梅龙鎮戏凤』，就找不到一个能扮演那个皇帝的人。我求我去，只好把那廚房的小伙計阿才临时湊湊脚。可是阿才人又生得矮小，穿起龙袍，長了半尺，真笑大別人的口。好在，那些遊客拍过了照，什么都完了。不过，阿才这小鬼見過鬼怕黑，再也不敢登場了。」

王參覺得这个蒼白臉色的中年女人，那兩顆闊板長門牙，襯着那狹長的臉形，着实难看。不过，

她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却含着一股热誠，这种充滿热誠的眼色，王参在这島上，就沒有碰見過。王参就自然的，向她点点头，表示了謝意。

打鼓元，依旧是个老江湖。他沒有那种文縷縷的，什么介紹見面的礼节，就用自己枯瘦的手，指着女的，向王参說：

「不必举什么例子，就看阿珍好了。十多年前，她在工廠里給那个鬼工头抛弃了，一时气憤不过，偷偷喝下半瓶紅花油去，想离闲这个吃人的社会。后来，給我們这班好事的邻舍，罵了一頓，就觉悟了。我们为什么这样憊，看不起自己。我们还委活下去，等待明天的太阳……」

不等打鼓元說完自己的往事，那个中年女人就嚙起了一条蛆，攏得那兩隻闊板牙更黃溜溜。不过，她虽微微脹紅了臉，可是那善良的眼，还是从王参的瘦削臉看到那多皺紋的打鼓元臉上去。她虽然有点幽幽，不想談起往事，但那兩顆活动的黑眼珠，似乎还是告訴王参：打鼓元这个老傢伙曾經在死水里，把自己救起来：

「阿元叔，你这个人，什么地方都好，只是好說話。人家王先生初来，你还没有好好介紹一下，就說些不三不四的話，也不管王先生爱听不爱听。」

打鼓元和王参都哈哈的笑了起来。

一会儿，打鼓元心里似乎想起了什么，老想不說出来，自己的心就不好过似的。他繼續說出来！「唔，你问阿珍好了。初来时，阿珍只是在台上穿了那几件旧戏服，把那抹上口紅的咀吧，跟着八音（註一）一闹一合，就混过去了。現在，誰不知道她阿珍，是我们这一伙里的当家花旦？」

阿珍瞟了打鼓元一眼，又微笑一下望着王参。王参的心盪了盪，总觉得这个中年女人，对自己有点好感。王参也只好咧了咧咀，当作是回答。倒是那个女的，把两条微微豎高的眉毛向額角一挺，那

两个阔鼻孔，把气喷出来，鼻翅更胀大了。

王参本来把眼向红毛灰地面瞪着，听阿珍这样冷冷的喷出一声冷笑，心就挺了挺。他把沉郁的眼向站在自己面前，正在抽着红烟的打鼓元一眼。打鼓元似乎没有先前那样兴奋，只垂低了头，拚命的吸着那口红烟。

「元叔叫我扮戏时，开始我也想到王先生的想法。可是在这肮脏的社会里，谁不是一样塗白了脸，塗红了脸，或是塗黑了脸上坊？谁不是一样伸直了两隻脚，当作一个伶工在舞台上上下坊？一个扮戏的下了坊后，又有那一个人记起他曾扮演过什么角色呢？我们把事情看得太认真的，就永远吃别人的虧！」

王参那一番話，是彛形的棒子，向自己的脑袋抽动，虽然不痛楚，但却永远抹不去。

x

x

x

x

还没有到黄昏，那艘永远停泊在港湾内的酒楼式遊艇，給垂热帶的斜阳，照得艇旁的水面通紅。王参跟着阿珍几个同伴，在那長長的沙滩上的，用木箱板和白鋅搭成的木屋里，也着实忙了一阵，把那几件闪闪光的膠片贴成的戏服整理一下。

王参虽然觉得这种寄生虫似的生活，过得彛聊。可是，他想起自己过去的那段日子，自己虽然在那个时期，幹得起劲，以为很有意义。可是事情一經过去，那些一时把自己抬上英雄宝座的人们，当自己从高处摔下末的时候，就跑得彛踪彛影。

这跟自己现在站在那些遊客面前，扮演古代的英雄人物时，有什么分别呢？他想起自己初参加打鼓元这班江湖客組成的「戏班」时，阿珍劝自己不要对事情看得太認真，却有一些子道理。

这个黄昏，阿珍也惦记起，有一艘豪华的遊船泊港。这艘环遊世界的遊船，不只帶來了美国的年

老遊客，而且还载着回到东南亚一带国家的遊客。

阿珍近來，似乎对王參这个中年流浪人越来越関心。她这一个黄昏，很早地吃过晚飯，就走到打鼓元和王參同居的木屋來，帮他挪出那件王參在「凤仪亭」里，扮演吕布妾穿的白袍。那件白袍虽然陈旧，不过贴上纈数的膠片，也还是闪闪光的。

「王參，你穿起这件貼膠的白緞袍时，真成了古代英雄！」

阿珍向王參說笑，王參也笑了。可是当她把一个刷子去刷洗那膠片上的污漬时，一下子把几个膠片弄掉了。阿珍赶快回到家去，把牛皮膠煎了，好得替王參把白緞袍的膠片貼回去。

这个时候，王參听到门外，那阵嘶哑腔的打鼓元，哼着过去的濫調，歪歪斜斜着脚步，回到家里來。王參心里明白，上个月因为颱風來了，遊客來得少。他们这班靠向遊客扮演戏剧人物，賺飯吃的江湖兒女，自然也跟着收入少了。打鼓元是这班人的領头人，就很久沒有錢去買瓶中国出产的竹叶青酒來喝。今天，他老听到有一艘大遊船到了，晚上，遊艇上有两坊表演，心就開了。他向遊艇当家借了几个錢，大約早就到香港仔的小酒店喝了些酒，所以回到木屋里來时，脚步有点浮動。

「元叔，你又喝酒了么？」

王參把白緞袍戏服轻轻放在板床上，抬头望着打鼓元笑了笑。打鼓元也笑了，把那乾瘦的胸膛挺了挺，說道：

「喝了酒，我的手才有力，把鼓敲得起劲。」

王參把床上的戏服轻轻的移到板床的一边去，好讓出一个地方，給那老傢伙去坐。那給灯光照得反光的膠片戏服碰到了王參的眼帘。王參又回头去望了望，打鼓元那滿面皺紋的三角臉。他轻轻嚥出了口气，覺得床上那件旧戏服和打鼓元都是过了时的英雄。它和那老棚面（註二）都有过自己光榮的

时日，但那是永远地过去了。

現在，这个老棚面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那些渾渾噩噩的生活。

王参想到自己，也是跟着那个老流浪去过这种糊糊混混的生活。

王参正对着牀上那件旧戏服发呆。打鼓元却是相反的，他老人家就靠了竹叶青酒，当作是一种兴奋剂。他有錢喝够了酒，脑筋就更清楚了些。他走近了王参身旁，也順着王参的視線，望到了板牀上，那件还在闪光的旧戏服。

「你知道了，遊艇的經理，吩咐我们今晚有两场表演。他还特別指定，委我们扮『凤仪亭』的吕布和貂蟬。他们洋鬼子的脑子只記着中国的古老故事。」

「这个，阿珍早就通知我了。」

打鼓元这老头子喝够了酒后，就变得更精明了。他瞪着牀上那件白緞袍，一下子就向王参问：「你扮过吕布么？」

王参摇了摇头，有点漠然。这个中年流浪汉，似乎心中对打鼓元这个问题有点不快。他想到，扮演这种不必唱戏文的角色，管他是皇帝、将军、道人和什么流浪汉，还不是一样，有什么分别？都是死板板的。他覺得打鼓元这个老傢伙灌多了口黃湯，就囁囁起来。

可是，打鼓元却越說越起劲。他不止說話，而且把他的牀底的一个破皮箱拖了出来。那个破皮箱上面积滿了一层灰塵，打鼓元用一块抹布，才轻轻把皮箱盖子揭開，生怕一用力，那个皮箱的銅铰会脫落了一样。

打鼓元用那两隻枯瘦的手，轻轻捧出了一副鍍金的小头盔，挪出他袋子里那条脏的手帕去揩了揩。跟着，他又噓出口气在那鍍金的物品上，用手揩搓。最后，把那两根斑駁的雉毛从皮箱側挪出

末，插到那个小金盛的旁边去，对王参认真的說：

「这个小金盛，是专为扮演吕布用的。你戴起他来，就成了活生生的小温侯了。」

打鼓元把那个小金盛轻轻搁在王参的脑袋上，想替他把头盛的带子绑在下巴下面，但是一用力，那两条带子就断了。看打鼓元这种小心翼翼的情形，王参觉得有点难过，他打鼓元虽然把小金盛那末小心保存，但是那带子总因为日子久，没有办法再存在下去。

这个中年人看了这情形，倒替打鼓元可怜起来。这个流浪江湖的老艺人，虽然还在挣扎，但是他只靠着血管里的酒精刺激，才有活动。

人，单就为了存在，在社会上挣扎找饭吃么？

一想起这问题，王参就听不到打鼓元，站在自己的面前的說話和举动。

王参觉得自己在这半年末，糊里糊涂的跟着打鼓元们过这种流浪艺人生活，是矛盾得教自己發笑。

×

×

×

×

因为等待阿珍将那件戏服的膠片貼好，費了一段長時間。在这北回归綫的小島上，秋天的黃昏，是很快的过去。

「唉！快八点鐘了，我们就得赶到那遊艇上去了。九点鐘有一场表演呢！」

經阿珍这末提起，王参想起打鼓元临出门时，吩咐自己，說道：

「这一晚的遊客特別多。这些北洋末的鬼子，和南洋末的土財主，都想到这島上的港灣末吃些海鮮。你和阿珍等把戏服补好，得快点兒赶到船上去。有时，他们心爽起来，跟你合拍一張照片，还会送給你一張美鈔也說不定。」

到王参陪着阿珍拿着包好的戏服、道具，赶到码头时，那隻电船早就载满了遊客，开到海中心去了。幸好有一艘小艇，载了几个美国人，正待开到遊艇停泊的地方去。阿珍招呼了那个船娘一声，就拉了王参的肩膀一把，跳下那隻小船的船尾去。

阿珍望着海面上浮动紅紅紫紫的光色，听到那滾滾的划子拍着波浪的声音。她的眼睛就眯皱了起来，沉醉在未末的幸福幻境里。

相反的，王参的心潮，却随着夜汐一起一落，他那沉郁的眼，透过那万紫千紅的海面上的灯色，看出海底的深沉一片。

自己就跟着打鼓元和阿珍们，在黑暗中瞎摸、瞎撞。

海浪衝激着那小艇船娘的木划子，劈劈拍拍。王参，侧竖着耳朵去听。他覺得自己在战场上，败下阵来，那些凄厉的冷槍声，追随着自己不放。

「这浪涛混合着划子的拍打声，是那么柔和、雄壮的一支交响曲啊！老王，你在内地时，有没有参加他们的合唱团？我有一个表妹，回去谈了几年书，回来后，连冲凉都哼着合唱团的歌声呐！」

经阿珍这么一问，王参在半昏沉中，醒觉了起来，瞟了阿珍一眼，苦笑地回答：

「我爱唱歌，但是自己一开口，就引人发笑，所以我从末不敢对着有人的地方唱歌。」

王参和阿珍这末一问一答之间，那隻小艇蓬的一声，震动了一下，一阵子浪花溅到王参的脚上来。好得，王参过去在一条货船上生活过一段日子。他能够在搖动的船面上，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两隻会跟着风浪起落的脚上。王参只有把一条腿翘起，微微侧着身子，就另外一支手按了按站在自己身旁的阿珍肩膀一下。他们俩人只有順着艇的起落，就安定下来。

王参向水面望了望，看到遊艇上的霓虹灯光，给那一阵的浪花冲碎。艇上那几个西洋紳士，很有

礼兒的，把艇中的那个女客，扶上了那艘停泊在港湾里的酒楼船艇去。

王参也帮着阿珍挪起了那包旧戏服，从一条走廊，穿过餐廳，到那酒楼艇的尾部化粧室去，预备上坊。

透过了餐廳的木窗櫺，王参的脚步停了停，觉得自己的脑袋子一时变得异常沉重。

到他眼前那一阵子乌云过后，似乎他的背肩給阿珍挪着的道具包袱，推了一下，脚步就順着，向前推进了几步。

王参坐在化粧室里的椅子上發楞。他经过那个餐廳的窗扉时，一个發光脑袋在他的眼光内闪动。那个会發光的脑袋，似乎跟他王参很熟悉。虽然，那个会發光的脑袋，正歪着半边臉，跟一个似乎是热带地区的原住民遊客，在低声說話。

想了許久，他想起了那个会發光的脑袋，是属于过去的一个是自己的朋友，也祇得是过去是自己的敌人的，那是張一非。不过，王参再埋头沉思了一下，又觉得張一非过去很瘦削，这个有着会發光脑袋的，却是一个胖子。看他穿着隆起来的一件西装的背部，就像山地上匹熊一样。

这不可能，張一非一定沒有这样胖。

王参正把自己掉进回憶的泥潭里，陷地，給一隻枯瘦的手掌，向自己的肩膊拍了一下：

「喂，什么时候，你还没有上粧？」

王参擰过脖子去一看，那正是打鼓元站在自己背后。他老有这个老毛病，心里一有事，就不停手的去抽那些便宜的捲烟。

阿珍听打鼓元这么一說，她就赶快把那根眉笔，停止了替自己的眉去描画。她匆忙地，把堆在她旁边那一个包袱，挪到王参面前来。

「唉唉，我顧了自己去化粧，忘記把老王的戏服送給你。」這是一個熱鬧的晚上。

虽然是島上的秋天，但因为餐廳的人客多，溫度就增加了許多。

那些紳士們再也顧不了紳士風度，把外衣脫下，掛在椅背上，然後挪起照相機，跑到表演台前，站好了位置，拍拍辟辟的閃着閃光燈泡，替那些在坊上，扮演「凤儀亭」戏剧人物的王參和阿珍，正在穿着閃閃光的戏服，給遊客拍照。

突然，一具龐大的，只穿着白色襯衣，結了一條花領帶的中年胖子，把一具照像機推擱在那發光的額頭前，瞄着光圈的度數去拍照。王參的心跳動得很厉害。他趕快把那條脫毛的雉尾，用牙齒啃着，用意是把自己的臉遮掩了一半，不去給那些拍照的人，照出了自己的整個臉相。

這個穿白襯衣，結花領帶的，不是那個在十年前，把自己害得遠走高飛的鬼張一非，還有誰人？王參認清了這個走近表演台前的拍照者的發光的臉面。更令他難忘的，這鬼的缺少的半截左耳。

王參那閃忽不定的眼，更向前瞟到餐廳里去。這一次，他更看到了另一個令他難忘的形象。那張一非坐着的位子空下來，但是那空位子旁邊却坐上了一位穿着夜服的貴婦，那就是過去是自己的愛人林美。她那雙頰的笑渦，還跟過去一樣的迷人，現在正歪著頭，跟同桌子的那個熱帶土著的客人談話。

王參的眼前，一陣陣黑雲衝過來。他忘記了自己是那齣戏剧里一個英雄，也看不見那個扮貂蟬的阿珍，向著自己瞪着眼，似乎是怪自己這一晚表演得失神落魄。

看到了那打扮得像個貴婦的林美，王參倒忘記了那個在學校讀書時，出賣了自己，迫得自己連回馬証件也趕不及申請，匆匆忙忙，附搭了一艘開到香港去的貨客船，到了這個孤島后，又繼續向別的

地方流浪，流浪……

十年，十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

十年间，他王参在生活舞台上，扮演过无数的角色。上场，下场；下场，上场，这连接不断的独幕剧，就没有终止过。

初离闽那南方的小岛时，王参痛恨那个向当局告密，出卖自己的张一非。他在梦中，都想到，有一天会在天角下碰到那发光脑袋的傢伙，要跟他拚命。

这股子冤气，到这晚上看到了那傢伙后，自己的爆火的眼，因为过分激动了，变成眼前一片黑雾。

到自己偶然用手摸到了那两片深陷下去的双颊，知道自己跟十年前不同了。这十年的流浪日子，使自己的样貌全变了。那个暴戾张一非，也未必再认得出自己是王参。王参想到自己在那傢伙的心目中，早就死在北方了。

这样一来，王参的跳动的心才渐渐定下来，眼前的黑雾也消逝了。他才发觉到自己过去的爱人林美，已经是跟上了张一非。

王参现在明白过来了。过去，在学校里，当自己跟林美正在读书会里活动的时候，张一非只祇得是一个跑龙套的傢伙。虽然，张一非有几次，藉口研究问题，向林美请教过，可是，林美从没有跟他谈上私人的事情。

王参深深的嘘了口气。他现在明白了，张一非为了暗中追求林美，不择手段把自己告发。在情场上，跟在战场上都把对方置诸死地，才得到胜利的。想到这里，他倒原谅起自己的敌人来了。

他却恨起那个曾经欺骗过自己的感情的林美来了。在自己临离闽那岛上的前夜，那个倔强的女

性，在那靜得怕人的海堤上腳躅了一個長夜。

「參，你先走一步，我回去聯邦見媽媽一次，我就会跟着你的脚步进行。」

十年間，這几句话，永遠繞着自己的腦海。想不到，真的再見時，她却跟自己的敵人在一起了。王參的牙齦，憤恨的磨了磨，倒把那啣着雉的咀巴張開了。他看到那個有着發光腦袋的中年胖子，已經拍完了照，回到座位上去。

女的，閑了手提包，挪出一包香煙放在那胖子跟前。他燃着了一根煙，叨上口角上。女的，似乎是學足了那些貴婦的儀態，不時把頭回過去，湊近座側那個異族朋友，又輕抿着咀唇，裝出半笑半嗔的樣子。那個中年胖子，則除了張開了口，噴出白煙圈外，永遠在笑。但他們幾個人都沒有再把眼睛向表演台上瞟過來。

扮演貂蟬的阿珍，這一晚依照打鼓元的吩咐，很用勁的擺動了那兩隻自紡連成的水袖。可是那些遊客們拍過了照後，都紛紛的散走。

阿珍在那溫度高的台上，弄出了一身臭汗，總听不到一聲半聲掌聲，心里一發悶，把那突出的門牙拉得更長，狠狠的瞟了餐廳上的遊客一眼，又回眼去望了望那個飾演呂布的王參。王參的額頭，滴出汗水更多。他又不敢用手帕去揩抹，怕上粧的油彩斑駁難看，只有痛苦地皺起眉頭，這還不打緊，王參的台步（註三）顯得有些顛倒。這更令阿珍忧心，怕他生病，低聲的問他一聲：

「你覺得不舒服么？」

男的，苦笑一下，搖了搖頭。他那沉郁的眼，還不時向那餐廳上望過去。

林美，還是跟十年前那樣，微咧開了咀巴，故意把那有渦兒的面頰顯露出來。不過，她似乎從來沒有向表演台上望得久一點。

王參的心，現在已經不再憤怒，而是悲哀。他，只是一個感情濃重的獵人，為了愛護森林中，那隻有藍色尾巴的狐狸的雪白牙齒，保護了牠的性命，自己却受了傷害。

他記得，自己曾經是一個英勇的獵人，為了捕獲到一隻比小狗的體格更渺小的藍狐。他愛牠柔順的眼色，愛牠那毛茸茸的尾巴。跟牠同居了一個時期，終於，在那藍狐發出了牠原有的兽性，而把那愛護牠的獵人，狠狠的咬了一口，跟着自己的族類，走進了森林去。

這正是南方天角下的仲夏夜的一個夢。

現在，王參這個獵人，雖然沒能够忘記被傷害過的旧恨。但是，他更哀傷，自己已經成了個沒有實體的游魂。現在，連那藍狐狸的眼也看不到自己了。

按照過去，王參在表演后，总要把戏服道具收拾好，跟着打鼓元和阿珍們到大牌檔去吃些宵夜，才回到木屋去。

這一個晚上，阿珍在化粧室里用肥皂水洗去臉上的脂粉和油彩后，把戏服包好，出了化粧室，碰到打鼓元正蹲在地上收拾家生。

「元叔，王參呢？」

打鼓元似乎這一夜打鼓太用勁了，現在變得有氣沒力，低着頭，望着地上的家生，沒抬頭望阿珍一眼：

「走了半個时辰了！」

阿珍的臉沉下來，悄悄的噓了口氣。她心里知道，這一夜，王參有點失神落魄，似是有什麼心事。

到跟着打鼓元幾個同伴，在一間露天的大牌檔上吃着那碗牛肉麵時，阿珍覺得沒有過去那樣好胃

口，她那对眼睛老瞪着还存着半碗麵湯癸楞。

大家都吃完了。打鼓元也一咕嚕的喝完了碗底的麵湯，正在起身去結数时，望到阿珍跟前还剩下半碗麵湯：

「你还没有吃完？」

「吃不下，祿了！」

这样，阿珍把筷子向桌面一搁，把碗子推开了些，站起身来。

打鼓元那生着倒毛的眼向阿珍一瞅。心里想：阿珍近来似乎越癸离不開参仔了。阿参仔不在坊，她就那样没有劲儿。

阿珍跟着打鼓元沿着海边，走了一条漫长的沙滩。这条沙滩，没有电灯設置，平常是黑压压的，只教他们跑海边近路的人，听到潮来潮去的声音。

不过，这一夜有月色，阿珍还微微看到沙滩上的白浪，吞噬着那些浮沙。

她就心起王参真的病了，所以这样快，一下了枱，就独自个兒走了。

山边的木屋的輪廓，在朦朧月色下，渐渐显露。打鼓元究竟年紀大了些，只顧着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沙滩上走。他那老花的眼也沒有向远处望。倒是，阿珍的心里，不停的搭七搭八的跳盪着。

她想，王参住的木屋，沒有灯光露出来。敢情，他还沒有回家去？

这么一想，不提防給海岸上一块岩石，絆了一忽，蹣跚了蹣跚。

「什么啦？」

「沒什么，碰到一块石头！」

那个好心腸的江湖老人記起不久以前，这一个荒涼的海滩有个女人跳海。他的心头震盪一下，抬

头望了望那渐渐給云幕围着的新月。

他噓了口气，低声說：

「近來，這帶海岸聽說……」

說到這里，他老人家把話頭吞回肚子里去，把眼瞪了阿珍一眼：

「走海灘得小心呀！」

拐過了一叢矮樹林，阿珍就先到自己的屋子里。打鼓元仍舊拖着疲乏的腳步，繞過一塊大岩石，然後到家。……

沒半個时辰，破碎的月色，打阿珍送到打鼓元住的木屋裏。打鼓元經把土油灯点上了。

阿珍看到這個老江湖，孤獨地，翹了一條腿，坐在木橈上抽紅烟，顯然王參是沒有回過來了。

土油灯焰雖然給秋天的夜風，吹得飄搖，但仍然照出她那眼睛的一股迷惑。不等她開口，打鼓元先把烟蒂扔了，帶着淡淡的神態，說：

「連他那几件洗水衣服都不見了，唔……阿參仔這種天性，姦來就來，姦走就走，誰也拦不住他，从孩子時候起，就这个样子。」

阿珍的心像掉了下去。門沒有闔，夜的风吹進來，却把她昏沉的脑袋，吹得清醒了些。

她想起，這一晚在表演時，王參那個失神落魄的样子。她再不出聲，仍舊踏着破碎的月影，回自己的家去。

背后，還微微吹來那江湖老人的慈祥的聲：

「經過沙灘，得小心哪！」

註一：音樂。

註二：粵劇舞台上的音樂拍和者。
註三：粵劇的舞台技術。



一九七〇年初秋完稿

黑 岩 石 上

一个带着流浪气息的汉子，在这条長河河口和太平洋接口的湍湍上停顿下来；歇歇脚。这半島的涯岸，虽然对着那一片茫茫的洋海，在这不是东北季候风时候，黄昏时，只显得一片白濛濛的暮色。

那个浪人心里想：在这半島的另一个西海岸，这时分应该是一阵阵金光，变成紫色晚霞的时候了。那海滩上的紅茄藤树林，聚攏了夜归的烏鴉，咕哇咕哇的配着海汐声。那是一幅幅有声的画，在这个海岸，却一点也看不到。它只有逐渐暗淡下来的白濛濛。

他再弯下头去，看到自己坐着的沙滩上的一块黑石的下半部，也渐渐給夜汐淹没。他的心动盪一下，記起过去这一堆堆的黑石岩，曾經發生过一次悲剧：那是两个孩子在放学后，爬上这石岩来釣魚。这两个孩子看見潮水漲得快，心坎兒一急，从岩石上跳下来，想赶回家去，想不到脚下的浮沙一流动，这两个孩子就給海浪捲走了。

流浪汉子的沉濁眼珠向自己的身上一張望，心里漾起了阵苦笑。自己在这半島流浪了半生，存下来的只是这一身补綴的衣服，包裹着这一个枯藤似的肢体。这有什么值得什么可恋呢？

虽是个旱季的黄昏，但太平洋上吹过来的海风，还是把他的昏沉了的脑筋吹得清醒了些。

我还委留下来，看看未末的世界。流浪人这样一想起，他那双鞋底穿了一个大洞的破靴，已经从黑石上溜下来，踏着浅滩。海潮通过他的脚底，使他的心头震动一下，一阵冰凉。

一艘、一艘漁船，逐着太平洋的浪濤，飄向他的視線之前，又向黑暗的地方淡化下去。

海面从灰暗，渐渐沉到濃重的程度。那流浪汉子心中暗暗的叹着气：一个流浪的人连海岸的黄昏景色也把自己欺凌了。那般轻烟似的紫色晚霞就自始至终不在这东海涯湮露面。

不过，黑石背后，是長着一叢叢高聳的椰櫟。椰櫟的大叶子被海风颳动，发出了一阵阵呜咽似的乐声；反而使这流浪汉起了一阵醉意。醉意驅走了他心中的空虚。

椰叶的大叶子互相拍动，把几隻在天空飞过的归鳥惊吓得，辟辟拍拍的，大力拍打着自己的翅膀那流浪人心中的一股子寂寞，也给归鳥的翅膀拍走了。只留下一团像喜悦，又像悵惘的情緒。在这刹那間，这个流浪人的咀角抽动一下，似乎是把心中的一份喜悦告訴給別人。

脚下的夜汐越来越漲滿了。他覺得自己那双浸透了海水的破靴变得异常沉重，跟自己的心一样。虽然，黑夜的幕一刻一刻的罩着这个海岸，但是在洋海上总有点兒海明，沒有森林里那股沉沉黑暗来得那样吓人。

在迷迷糊糊的沙滩上，他看到一个影子，那是一个人的影子。因为隔离得很远，他只看到那个影子，一下子似乎是倒在沙滩上，一下子又把脖子伸高起来。

那是一个老人的背影。他的双脚一闪一瘸的，在沙滩上挪动着。

是个夜归的漁人吧，还是跟自己一样，在这海滩上行脚的老者。

这么，那个流浪汉子的紛乱脑海中翻湧着。一下子，前头岸边的影子拐过了一叢灌树林后，消失了。

不是那个老人的影子消失，或是离开了那个海岸。

其实，也是远方的天角暗了下來。海面上飘过了几点漁火。有火光，就証明了有黑暗。

到那汉子再到那河口和海滩合口的地带时，热带的残阳虽然还躲在椰树梢头，向着那退潮的岸渚眨眼；但也已近於有气无力。

海面上蒸腾出一缕缕水气，但因为是下午了，海的另一端微微吹来轻风，很快地把蒸气带走。流浪者抬起那永远是失神的眼睛，透过上空椰叶罅隙，看到青空的白云飘过。心想，白云有它的家可归，自己却比白云更飘零。他的心一抽动，在憔悴的面颊挤出了一种苦笑，使得他那凹陷下去的面颊更绷多了皱纹。

不必想到明天，也不必记起过去。他用手揉搓着自己坐着的那块黑岩石，又光亮，又平滑，像是打磨过似的，也许是给旅遊的人坐的次数多了，所以表面平滑起来。

这是退潮时候，从椰林觅出来的海鸟，都在给残阳蒸晒得吱吱突突的沙渚上跳动，找寻停留在浅水中的小鱼，当作牠们的食料。

那些海鸟大约在潞水中发现了什么，把翼子拍动，把脖子拉长，咕咕的叫了起来，散佈在沙渚上的海鸟都聚集到那有潞水的地方去，用咀喙向水面挑动，很高兴；但一下子又散走了。

那流浪汉虽然从早上到下午都没有吃过东西，但是那羣活躍的海鸟，却激起了他的求生的意志。他怕海潮忽然湧漲，把自己淹沒。

他又从那块光滑的黑岩石爬下来。这次，经过斜阳照射的沙岸时，沙礫却灼烫着他的脚板，这个流浪汉才觉到自己穿的那双破皮鞋的鞋底破了两大个洞。

为了海边沙礫的灼热自己的脚板，这个流浪汉繞到了那一堆堆黑岩石的背后。那兒有一丛丛灌木，多少也遮掩了部分阳光。

他正在这么盘算，可是偶爾抬起沉郁的眼向远处望望，却又見到了昨天黄昏时，在朦朦朧朧中出

現的，那個老人的僵僵的影子。

現在，西斜的阳光照在那老人的身上。流浪漢很清楚的看到他那繃滿了皺紋的瘦臉，和一具仅仅能動作的枯瘦的，彎曲的軀體。那老人家永远是彎着腰在沙渚上移動，緩慢得像一條垂死的爬蟲；但這爬蟲却不停地在蠕動。

從灌樹林邊，那流浪人望過去，那個老人似乎從海岸上檢起了什麼，又扔到海里去。

那個老人像是一輩子彎着腰在檢拾什麼，到他把檢拾到的東西扔回海里去時，也扔回彎着腰。

那老人的背影緩緩地在蠕動，在檢拾東西，又把拾到的東西扔回海里去。

這老人的動作，把流浪漢子的沉郁的視線吸引住了，也吸引住了他的腳。流浪漢忘記了，沙礫的積熱還在燙着自己的腳板。

流浪漢心里想，那個老人在拾貝吧！他知道這海岸生產不少貝類，有些是扇貝，有些是企鵝貝，有些是尾魚，有些是珊瑚蟲……不少人把這些東西蒐集起來，當作小擺設之用。

可是，他注意一下，那拾貝老人身旁沒有一個籃子或是別的容器去藏貝類的。那老人却永遠彎着腰，把拾到的東西，扔到海里去。

這情形，使這個流浪人迷惑了。也使他忘記了自己肚子的空虛和腳板被熱的沙礫灼燙。

他默在灌樹叢的旁邊，直到那西斜的熱帶太陽躲到椰林的背後，他才覺得又是一個黃昏的來臨。自己迎接過無數個玄聊的黃昏，也送走过無數個玄聊的黃昏。

那些感情濃厚的詩人，擁抱着黃昏。那些熱戀的男女，把黃昏看作是愛情的帳幕。

「老哥，你愛這海岸麼？從昨天起，我就看過你坐在这个黑岩石上了。」

在微暗的白茫茫黃昏中，流浪漢發覺到那個拾貝老人站在自己身旁來了。那當口，那老人雖然不

再从海滩上检拾什么，但他依旧弯着腰。流浪汉觉得这个老人的年岁把他的腰压了下来，永远不再拾得高，像沙漠上的一隻駱駝。

「老伯，你每天都到海边来拾貝么？」

「不，我只是把搁在岸上的貝类扔回海里去。」

听那拾貝老人的解释，流浪汉子心里想笑出来，却也把笑声噤回肚子里去。

「潮水一漲，就会把搁在沙滩上的生物帶回海里去，何必費事一个一个个的捡起，扔回海里去呢？」虽然在白濛濛的暮色中，那汉子还可以看到那繃滿了皺紋的臉上的兩顆深陷，但仍旧發出光芒的眼睛，那老人的眼瞪着流浪汉的臉：

「这个，我早就知道，但是那一个人不是一生都做著玄聊的事呢？我年紀老了，再也不能跟著少年家出海了。獸在这个我活了几十年的河口，一时也死不过去。我太空閒，所以我每天都到这里来做些玄聊的事。唔，我只是等著，等到有一天……」

說到這里，那老人忽然顫抖了一下，抬起眼睛望著暗云飄忽的海面，也吹来一阵冷风。

「雨，快要来了，你就到我那河口的破屋子躲躲吧！哈哈！那破屋子，我自己，終会有一天倒塌下来，給海浪冲走，哈哈！」

还没有等到那流浪汉挪动脚步，雨点就急激的掉了下来，但在那个老人的笑声却永远存在那迷濛的海岸上，縈繞着那一堆黑岩石邊緣。

这綿綿无尽的黃昏，一个一个个的跟上来。海面上的波浪也一个接着一个的冲过来。

黃昏，黃昏，黃昏……

水東流隨記

赤道的海風，从馬六甲海峽的另一個海岸，帶着濃重的鹹味，經過那遼闊的海程，到了這島上表時，海風里的結晶的鹽質，逐漸溶到海水里去。可是，透明的海風，多少都教人有一片碧綠的感覺，為了它在海面跑了一段長途。

在島上，我們嗅到了這些海風的味素，已經飄飄然，加多了一份醉意了。碧綠的海風已經教人沉醉了，何必到北國去看紅叶？

不是么？你有空閒的話，在那殘阳斜照時，你会在公園里的石椅上，看到伸直了四肢，給槐樹阴影晃動着一個個金錢碎樣的垂死斜阳。那垂死斜阳下的午睡者，有時給小蚊子叮了一下，把四肢動了動，不久又熟睡過去，但樹枝上的黃得有如碎金的落花，給海峽吹過表的风，吹動得像一個個小蝴蝶，輕輕地掉到那午睡者的腦袋上，四肢上……

但是，這些午睡的人，給海風的酒意吹得酣醉了，鼻息也漸漸濃重起來。

我，雖然沒有跟那些午睡者那樣，躺在椅子上睡過，但，眼前那一株株的槐樹，却漸漸縮小，縮小成了一株蔓籐的牽牛花。這株蔓籐的牽牛花，雖然吸收了一小撮的阳光，一點滴的雨露，但它却緣着攀緣的附體，爬上了那高高的建築物。我在陳旧的記憶起，却想到林房雄那篇「鉄肉之花」，這小小的牽牛花，你不委小看了它，它却有力地爬上了更高的一層樓，還穿过鉄窗。

那个铁窗，那个铁窗……这没有那朵小小的紫色牽牛花，却仍旧是几株古拙的槐树，槐树下，有几張水门汀結成的石椅子。

一夕的风，黃花欲落，而那些酣眠在树下的人，似乎不想睜开眼，望望那现实的世界——高昂的槐树上空的盤旋着戛机和白云，万簇黃叶簌簌响着的声中，时常捲过一阵汽车和电车的囂塵。

我沒有这些午睡者那样幸福，我給现实压逼得喘不过气，我不能沉醉在幻想里。

我想到，这簇簇槐树沒有种植之前，这公园是一片挤满了低矮屋宇的市廛，这列陈旧的房子，过去正遙对着一个铁窗。自然，这个铁窗，不是林房雄笔下的「铁窗之花」里那个被特高科检举的主角題着忿懣詩句的拘囚所。

但是，这个小島，也曾經被林房雄那一个民族的特高科盤踞过，那个铁窗，跟林房雄笔下的铁窗，有什么不同呢？我过去经过这铁窗的外围墙，曾听到断断续续的呻吟……

啊，落花虽有恨，墜地亦玄声，一个年青的詩人，就在这島上的特高科設立的铁窗下，被逼害得付出了他那年青的生命。

虽說时间过了那么悠久，但经过这特高科的旧堡壘时，赤道的阳光照射得铁窗前的士敏土，发出了一阵子焦味，我就觉得有股子血腥气息混和着。

这市廛的破旧屋宇，虽然闢成了小公园，但那槐树的落花的幽香吹来時，虽說有阵子清香，可是那負責清扫落花和残叶的工人，把落叶和残花扫走了后，那泥土里的腥羶气味又襲过来了，这不再是醉人的了，却教人窒息。

我在惆悵中，給那些急激的汽车巴士和发动机声刺激一下，我又回到现实中来。

这都市的动脈在跳动着，人们又赶着巴士，回到他们的家去了，但是，那些酣睡在槐树荫下的午

睡者還沒有翻起身來，有些閒情的詩人歌頌他們「南柯未醒」。

暮色漸濃，剛才那帶着濃重酒意的海風，現在却變成了一股子低气压。我有点暈眩，再睜開眼皮望了望，那棵槐樹的椅子早就空了。那些午睡者，什麼時候走了，誰知道？也不必去知道。啊，總是飄零黃葉舞秋風，誰說這赤道地帶沒有春天和秋天？



長廊

这是一条走廊。

在陈忠山的眼睛看来，这条走廊是跟传说中的鹊桥一样，长得绵绵无尽，一头是天堂，另一头是人间。

陈忠山在办公时间还没有开始时，就挤到这条走廊上，等候进入办公室去见那个老板了。但是，到他未到走廊时，走廊前头就挤拥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了。陈忠山只好噓出了口长气，坐在走廊尽头的木椅子上。

他觉得无聊，摸出了一包香烟来抽一支。可是他一下子，觉得有点什么似的，他向身边一个年青人轻笑一下：

「朋友，借个火！早上出门太匆忙，连火柴也忘记了带出来。」

因为那条走廊是向着东方，阳光很早就照晒过来，把陈忠山的眼睛都晒得发眊。他没有看清楚坐在自己身边的，是一个怎样的人。只听到一阵夹着歉意的轻微笑声：

「对不起，我自己一向没有抽烟，所以身边没有带着洋火。」

啊啊！到陈忠山把头斜歪过去，躲避了早晨阳光的直射，才渐渐看出了自己身旁的，是一个瘦削、面色苍白的青年人。但是他那深陷下去的眼眶，却隐隐现出一种亮光。他轻笑起来时，那两片薄薄的、失血的嘴唇微微咧开，教人想起他的教养。

太阳光，我們沒有忘記，這赤道上地區，陽光在從海平綫上升起后，热力就很強了。陳忠山的光禿腦袋給陽光照射得有點灼熱。他向前擠過去一點子，就碰到了那個有蒼白臉色的青年人手肘子。

「对不起，对不起！」

陳忠山這個小禿子，給世故磨煉得半個腦袋都禿了。他還敢開罪人么？他沒有看清楚是那個青年的手肘碰到了自己的胸膛，還是自己那胸膛的兩排肋骨太突出，碰到了別人的手肘子。他老就赶快的賠个笑臉，說道：

「对不起，真对不起！我那該死的胸部肋骨，長得太突出，碰到了您老的手肘。」

那青年人忧郁的眼，帶着奇异的光亮向陳忠山一瞟，他的臉光自脹紅了脹紅，到他苦笑一下，臉色又回復了先前的蒼白。

「沒關係，沒關係。說不定是我的手肘碰到了您老——」

陳忠山的眼睛是狹小的，到他賠着笑臉時，那兩條眼睫毛連成一條狹長的綫了。配着那個多皺紋的臉，就活像一顆乾癟的天津梨子。

那個年青人把自己的身子向牆壁方面，盡量去縮躲，生怕又碰到了前頭的那個大塊頭傢伙，更惹起麻煩。

陳忠山看到那青年人的屁股，老是向牆壁磨磨蹭蹭，臉色比先前更加蒼白，他老心里就更不好過。他覺得自己对着的這個青年人，是自己的影子，只是他比自己年青一些，沒有自己的腦袋禿上了半边那樣。

但是，他陳忠山再望了那年青人的深陷下去的双眼，含著兩條有劲力的火光一样，陳忠山就感到自己那兩條細小的眼，是瞎了过去。他覺得自己的衰老。

陈忠山正是自己心里这样猜测。他就像掉进了黑洞里一样，一时，连刚才那片阳光都消失了。真的，走廊外面那露天的地方，早就暗了下來。阳光不知从那时候起給黑云遮掩住。

「媽的×，我們站在这里，从天亮等到天黑，还没有看到那个鬼影进去，连那傢伙的馬士地车的影子也沒有。」

在長廊上，有人这么噓出了声。

陈忠山那多皺紋的臉頰就灼热起来，他把那昏眊的眼四周睃了睃，看看附近有什么人从办公室走出來。陈忠山因为在社会上磨煉了几十年，把自己的心眼越磨煉越小，越敏感。他怕有人說了王經理的坏話，給別人誤会是咱陈忠山說的，那就一千个不值得了。

但是長廊的尽头，那个办公室的出入口的玻璃门老是掩蔽着。他陈忠山的心就沉了下去，他自己知道，他的头家吩咐他陈忠山到这家公司来收賬时，这一天是第三天了，连那王經理那部大车子的影子都沒有見到。

——这王經理的架子也实在闹得大，怪不得有人这么噪罵出声来。

終是，一部發亮的乳白色大车从外面闯进来，長廊里的人头又聳动了起来，像无数的灯蛾繞着灯焰飛翔。到那盏灯火移走后，这些飛蛾又消失在黑暗中了。

雨点，開始了点滴。

水花，又濺射到長廊里来。陈忠山觉得更玄聊賴，向着那个年青人搭訕闹来。

「我么？我却不是到这里来收賬。我是应这家公司的人事股主任的約，到表謁見这公司的經理先生，才决定我什么时候来上班的！」

听这个青年人說起，陈忠山就把那个早就掉了门牙的口張闹来，露出了一个黑洞：

「啊啊！」这个世故的人，连長一点的闷气都不敢向外洩出来。

因为雨水从長廊的簷头濺过来，显得那長廊的廣度更加狹小，那長度就更加狹長。

「媽的×，我看这家伙就存心賴債。我连今天是第四次来了。」

一个中年汉子的脖子泛起紅筋的，把双眼睜得大大，似乎是向誰發气。

另外一个，两个肩膀聳得高高，眉毛斜到眼角的汉子，冷冷地，搓着手說：

「我不敢說这些招牌大得怕人的商行什么不中听的話。辛苦的，是我们这些当跑腿的，收不到賤，回去挨头家一頓臭罵。上个星期六，挨了半天才收得他们那几百块錢現金支票，赶了段路，到銀行去挪現款时，銀行早就过了兌款时间了。好容易挨到早上走到銀行去等了半天，才知道他媽的支票是空头的……嗨！这年头，这种打肿臉孔充胖子的，就不止这家伙一个人。」

長廊里几个人七咀八舌的說这个，說那个，弄得陈忠山的心头跳个不停，他老那半禿的脑袋一遇到緊張的情緒，就更加發亮，像从油池里拉出来的一样。

他老斜瞟了身边那个臉色蒼白的青年人一眼，看他像害了寒热病一样，连咀唇也泛成了青色。

雨，什么时候停了，陈忠山是不覺得。不过他的心再也不像先前那样沉压下来。他看到自己靠着那条走廊，似乎比原先縮短了些。

显然，雨后的阳光，已經透过云围，照着走廊外那几株長春藤。那几株長春藤的树影，在土敏土地上縮得很短很短，陈忠山心中又跳盪过来，猜想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走廊越来越短，陈忠山这样去看，長春藤的树影也越来越短。

陈忠山那两隻狹小的眼，不停地瞪着办公室那两扇厚玻璃门，不停的一开一闔。

「……一定，一定，王經理一打联邦出来，我第一个就通知您老……啊啊，啊啊！」

一顆顆漲紅的臉从那兩扇玻璃門中溜了出來，跟着是那個被稱做人事主任的圓卜卜的闊板臉。那些不同型的，紅漲得硬繃繃的臉，似乎是給這個圓卜卜的闊板臉的笑聲噓了出來一樣。他那種尖銳的笑聲，就刺得陳忠山的脖子的筋更加暴張。

相反的，那個蒼白臉色的青年人，他的心臟一跳動，臉色就更加泛青。

這青年人上兩天是跟這個圓卜卜臉的人事主任碰過頭的，他認出，這是鄭主任，這間公司的人事股主任。

他颯個準，到那些紅漲着臉的傢伙，分別散走后。這青年人赶快走上前去，不等那兩扇厚厚玻璃門將那鄭主任和自己分開。他吊高嗓門，在鄭主任的屁股后喊出聲來：

「鄭主任，鄭主任！」

那個圓卜卜的臉孔的鄭主任，聽到背后有人喊自己的聲音，他的心臟就急激的抽動起來。大約，心情一緊張，眼前就蓋滿了一幕幕水蒸气，他認不出喊他的是什麼人。他只憑自己那當人事股主任的經驗，先堆下了一团笑意，把兩隻眼眯了起來，回過頭去，把腳步立定。

到那青年人抱着一顆跳動的心，走近了這鄭主任的身邊時，鄭主任才記起身旁這個蒼白臉色的青年人是上兩天來公司應徵職員的傢伙。鄭主任把臉色沉下來，從鼻孔哼出了冷氣，就想推開玻璃門走進去。

可是那個臉色蒼白的青年，却緊緊的逼近他的身邊，吱吱哇哇的，說出一連串含糊的話：

「……是……是先生那一天……那一天……一天叫我今天來……的……」

這個人事股主任給這青年人這麼一說，倒不好不認賬，只是把眼睛眨了眨，泛白了眼，想把那「經理到聯邦去」的話說出來，又吞回去，怕失了身份似的，哼了一聲，說：「下星期來吧！」

还站在走廊一头的陈忠山，因为离得他们太远，听不到他们說的是什么話，只看到那青年人垂着头站在玻璃门外，眯着眼睛，像倒了下去的样子，用双手搗着臉。

那青年人的蒼白臉色在陈忠山脑海中逐渐溶化了。他記起自己的事来，拖着那沉重的脚步，走过那条狭窄的長廊，歪着一边身，闪过那青年人的背脊，順着那个圓卜卜臉的人事股主任还没有把玻璃门完全掩好，溜了进去。

人事股主任觉得背后有一股子热氣，回头过去，以为是那个青年人还有什么話要說，想操他媽的几句。可是看到的，却是那个风乾梨子似的、半秃的中年人。人事股主任的記憶力还好，知道这傢伙是来收那天公司開幕时，一个花牌的賬的，索过几次了，給自己推宕了过去。鄭主任心里想，这只是一百多塊錢的鮮花牌匾的小賬，就那么生催死賴的。自己这方面，用笑臉去应付他，是犯不着的。可是他总称是个債主呀，又不能像对那求取的青年人那样，噓他一噓。

鄭主任是有他自己的莊严的，他把那平光眼鏡的框子用手指去托一托，冷冷的板着面孔：

「这些小錢，难道我们公司会欠你们的么？等經理回来签好支票，我会打电话叫你们来收的。」

陈忠山这个半秃的中年人，心情一緊張，想說的話也就吱吱略略的，說不出口……

到他昏昏沉沉的，从那两扇玻璃门走出来时，走廊上已是空蕩蕩的一片，显得这条走廊的長度比先前更長了。

長長的走廊，跟着是一连串長長的嘻笑声，陈忠山記起，这些笑声是那办公室的几个女職員的笑声。她们不知为了什么事，这么捧着肚子笑，也許是自己那尷尬的样子引起她们發笑也說不定。

到自己离这家商行的门口很远，陈忠山还不时回头望了望那条長廊，心里想，这家商行的老闆，着实用过一番心机去設置这条長廊，以便有个地方可以使那些到来討賬的人坐立之用。

集後小語

在「劍橋莎士比亞集」，基勒科治在总导言里，写下下列的一段話：

「……每个真正的人，無論他伟大或渺小，在他作品里得留下他自己的一些印痕，这点沒有人能疑惑罢；而且文学是那么切身的东西，因此倘使他多写的祇得是文学，必得在作品里留下他自己的一些印象。」

这个論点，从很多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中，可以得到例証。在法国的洛蒂的作品里，我們可以嗅到那些异国情調的气息。在該艾荃的小說时，我們可以体会到一个青年人在外国流浪的情形。談到張天翼的「华威先生」，則教人想到他那个时期，日常接触到爬虫似的小人物。

不过，时代和文艺作品是跟血和肉一样。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艺，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艺。英国出生，而归化为日本人的文学家小泉八云就說過这么几句話：

「……無論那一个文人，若想逆了变迁的自然潮流而行，結果差不多一定要失敗的。一本书出来，不问它做得怎样好，若他的思想和情感都屬於已死的文派，这部書立刻就会被人忘記了。」

虽然，小泉八云离世很久，但他的話到現在还潛伏着真理的光輝，所以我不能忘記它，也沿着他的指引去幹我的創作生活。我認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如姜珍惜自己的創作生命，他應該天天在学习，天天在吸收新的血液，才能使自己的創作生命，不至衰老以及死亡。諸如中国的民元时代的学者王国

維，雖然他的「人間詞話」受到一般學術界的推許，但他在較後時自己還否定了這本「人間詞話」的一些論斷。法国的新派小說家菲力苏勒虽然在五七年写出那本有名的反小說「挑战」，受到文艺前辈莫洛垂及一般人士的一致推崇，但到了一九六一年出版「公园」时，他自己却否定了过去那本「挑战」的成就。从这一点看，可知一个文艺工作者，除非他自己甘心躺在棺材里等待死亡，回味自己过去的「光荣」，否则，他就委跟着时代跑，不能故步自封的。即使他年老力衰，气力不足，远比年青一辈的落后，但他还是朝着进步的目标进展，而没有向相反的方向倒退。一隻老牛虽然疲乏，但还得尽牠那渺小的力量。

正因为这样，我走的創作过程虽然長，却没有成就，但是我也不想向讀者献媚取宠，写些武侠小说或一些流行小說；我明知这些迎合一般讀者口味的小說会賺取高酬。同时，我更不想掀起学究面孔，用「文以载道」的毒素，去强姦讀者的思想。我跟法国的洛蒂那样，覺得世界不过是色彩、感情和經驗的集合体而已，没有什么道德与善惡問題。我只是致力於时时变化着的环境的描述，一方面也随时发掘着和环境相适应的人物内心的活动。在「春汛」里的阿玉那个女孩子，就跟过去我在「烏鴉港上黄昏」里那个阿珠，玄論在性格、行为和環境都截然不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阿珠那个时代跟阿玉所面对的时代，有着更大的距离。这样一末，不管是好是坏，我是否定了阿珠那个时代的思潮和那个时代的人物言行和举止。

但是，用阿玉和「再見在北回归綫上」的阿珍比起来，則我却更爱那个敢面对现实的阿珍。她虽然給那个工廠少东欺騙过一次，想吃紅花油了結自己的生命，但经过打鼓元他們的鼓勵，她却變得堅強起來：我委活下去。反觀那个男人王參，他就缺乏了她那种面对现实的勇气：他怕看見自己愛過的人，現在又跟她過去一直看不起的那个張一非結合了。他王參就依旧有这种小資產階級的自尊而又自

卑的齷齪心理，反而比不得阿珍的超脫和紮實。我覺得能面對現實挑戰的勇氣，比什么都好，都值得寶貴。

我妄意替什么人塗脂抹粉，我只是將接觸到的現實社會的、平凡人物的個性鮮明化，配合他們的內在心理活動和外射行為而已。所以，我对笔下的人物，沒有用強烈的色素去渲染。質言之，那只祇得是，現實社會人物的一張素描。我尽我的所能保持他們的「真」。

在本書中，我編入一則「水東流隨記」，是有意紀念一個為了保衛星、馬，在危急存亡的關頭，毅然獻身的文友王修慧，因為我自己的懦弱，只能夠用一支筆去替社會做些輕微的文化工作，但文化界的鬥士只須在一息間的決定和行動，就比一個搖旗吶喊的弱小者，功高百倍。因為他們能够把自己當作是一支蠟燭，他可以消滅自己去照亮了別人。

最后，我得談到出版这本「春冰集」的最大用意，是想讓讀者和我自己，比一比我过去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不是比旧的「好些」或「坏些」的問題，而是同或不同的問題。因為我覺得，这本集子的出版，离開我上次最后一个中篇小說「荊棘叢」的出版，整整有十年頭。有一个文艺作家在他的隨筆里說過这几句話：「时间会使伟大的渺小，进步的落伍，时髦的陈旧，新鮮的枯萎，年轻的老去，衰老的死亡，因此时间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但我，却看重美國的迷失一代的作家海明威的話。海明威在發表了「老人与海」的第二年，那就是在一九五三年，海明威住在古巴，有个美国青年作家將自己的一篇作品給海明威，委求他對这篇作品提供意見。过了几天，海明威回信給他。信內有这么几句：「当我是你的年龄的时候，我曾經認為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很像吉伯龄的作品。……但是，后来，我自己觉悟了，我一定妄想办法摆脱与模仿；我一定妥破旧立新，建立一种人所沒有的、新的写作风格。只有在这样做的时候，才能使你写出来的东西具有你自己的独特风格，才能使人談起来的

时候，觉得它是你的作品，而不是别人的作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美国青年有没有依照海明威的话幹下去？我不知道，不过我却跟着海明威製成的里程碑指示，不計天明或天暗，瞎摸下去，那只是我个人的蛮劲，也许由於自己的愚昧，永远达不到这个指标，但我老是記着菲力苏勒和海明威的否定自己过去走的旧路，值得我们去学习。

还有，妄說的話，是对这个集子出版，直接或间接襄助的朋友，备致敬意！

一九七一年八月

春 冰 集

韋 暈 著

主編・新社文艺編委会

督印・周 粲

出版・新 社

發行・教 育 出 版 社

新加坡欧南园第19座177A

业务經理：陈德復

印刷・文化印务公司

初版・一九七一年九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定价\$1.00

春冰集

